

细  
君  
塔

中華書局印行



告 廣 局 書 華 中

版 出 新 最      家 名 美 歐      譯 鵠 瘦 周

一精  
冊裝  
定價  
二元  
角五

刊 叢 說 小 篇 短

三並  
冊裝  
定價  
二元

本書選譯  
歐美名家  
短篇小說  
共五十篇  
凡四十七  
家都十四  
國籍首均  
有小傳并  
附小影內  
容各體俱  
備譯筆亦  
精潔顯明  
雅俗共賞

界 說 小 新 華 中

箱 木 式 雅 贈 奉 元 五 收 祇 購 全 集 六 出 現

本集內容  
優美宗旨  
純正趣味  
醜郁情節  
奇詭凡言  
情社會神  
怪傳奇義  
勇偵探各  
類咸備每  
集中除長  
篇小說外  
并有短篇  
一二冊足  
增興趣共  
二十七種  
三十九冊

集 六 第	集 五 第	集 四 第	集 三 第	集 二 第	集 一 第
寶酒革紅偵 惡類探 石花心 之 探 偵 探	警 驚 火 特 產 婚 中 偵 案 偵 探 案 偵 探	蝶 木 藥 鮑 歸 兒 乃 讀 伊 編 集 偵 奇 傳 探	橫 巴 鴛 鮑 雪 黎 喬 亦 東 之 偵 探 征 劇 小 案 錄 盜 印 兒 集 錄 義 偵 言 偵 偵 義 勇 探 情 會 探	孟 葛 死 鮑 懋 金 登 偵 傳 案 偵 探	情 千 小 梅 風 拿 俗 林 閒 破 別 開 偵 探 偵 探
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	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	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	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	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	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
一 一 二 二 角 半 元 角 半	二 一 一 一 角 半 元 角 半	四 五 五 四 角 角 角 角	五 三 一 五 三 角 角 半 角 半	二 五 二 六 角 半 角 半	二 四 二 二 六 角 半 角 半 角

# 細君塔

## 第一章

却說法國巴黎的瀨音河岸上。有一個高聳雲霄的塔。人稱爲細君塔。此時除鄉下人瞻仰外。竟無人來賞玩。但是塔在革命之際。聲名頗大。并且由大小說家。費俄先生竭力稱讚。因此無人不知。這塔遙對著一箇慈善醫院。是院專替那些貧民治療。送診給藥。這也是向來有名的。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某星期四的朝晨。那醫院中的高窗中。有兩箇紳士在那裏觀看下面往來之人。一人年紀還輕。乃院內的醫生。名叫駕村。還有一人。是他的朋友。叫做梅里。今日特來訪駕村的。年紀約比駕村大十歲。總在三十八九光景。如今先述二人之氣質。駕村很肯用功。醫術頗精。梅里極有俠氣。家道豐裕。到這麼年紀也沒有縛身的職業。一心想救助苦弱之人。差不多天天在那裏等候這種機會。二人氣質。



相差極遠。竟能親如兄弟。也可稱奇事了。此刻眺望一回。見一十八九歲的少女。大約從花市上回來。手中攜著花枝。走向塔的那方面去。梅里早已瞧見。取出望遠鏡。對他細看。且道。鴛村下面走過的美人。衣服雖粗陋。人實是箇絕色。你看他的姿態。真是可愛。鴛村很沈靜的答道。此乃看塔人春潮之女。名叫蕊姑。容貌很不像他的身分。且頗知禮儀。他的性質。就是上流社會也少得很。你何不放出你平日的俠氣來保護他呢。梅里道。看塔人之女。麼。實是意外。不知他住在那裏。鴛村道。塔上廊下的旁邊。有一小室。他就住在那室內。父親春潮。天天總喝得爛醉。一點也不顧蕊姑。蕊姑倒還頗盡孝道。靠著自己一雙纖手。造花度日。梅里道。這真令人佩服。不錯。他是向塔中去的。你看。又有人來了。此刻是一對夫婦。這也有可看之價值。實是上等社會的人。鴛村道。卻是上等社會的人。然而那婦人用著青的覆面。將容貌遮隱著。男子也大有怕人瞧見的。

樣子。一定不是夫婦。乃是情人。梅里道。你的眼力不錯。實是情人。并且那婦人。乃有夫之婦。他膽敢與人這麼行走。竟把他丈夫辱盡咧。鴛村道。一定二人到塔上去。在無人處打算密談的。鴛村道。是啊。塔上是此刻別無他人。只有空中飛鳥聽得罷了。梅里道。好得飛鳥不會告人。所以他們非常放心。鴛村道。我若有這種機會。也打算把這塔上做密會之所。實在非常穩當。我們此刻在此眺望。無甚意思。不如走往塔旁去罷。梅里道。走去做什麼。竊聽那情人的密話。是不應當的。鴛村道。誰要去聽密話。我們去看看蕊姑。與他談談。倒也有味。梅里一聽得蕊姑之名。忽然贊成。卽道。那麼立刻過去。說罷就走。鴛村披了一件衣。與他一同出醫院之門。說道。你看方纔的二人。已到塔的中段。腳走得如此快。定是英國婦人。那婦人取去青覆面。從闌干上向下面眺望著。梅里道。你快用望遠鏡來觀看。認認他的面貌。或者認識他是何人。梅里道。我來把他細看一

下說時。用望遠鏡觀看良久。恐怕二人已達頂上。連影兒也瞧不見。隔了一回。二人果然出現在塔頂。一回兒又瞧不見。鴛村梅里。徐徐步行。走近塔去。此時不知何故。路上行人突然大聲呼喊。一齊爭先趕往塔下去。梅里見此情形。說道。你看衆人如此趕將過去。難道有什麼負傷的人麼。好得我是醫生。不妨去檢查檢查。負傷人。鴛村道。倒也好。不要是方纔那上流婦人。從塔上跌了下來麼。二人正在談論。衆人也在那裏高聲說話。甲道。跌在石上。連頭顱也打破。面貌也撞碎了。跌下來時。卻是箇打扮得極美麗的女子。乙道。看他的打扮。決不是被貧苦所迫。而投身自盡的。鴛村便到人叢處。分開衆人。自稱我乃醫生。向人叢中一瞧。是箇很慘的女子死骸。從高處跌在石上。面貌已糊塗。很難辨別。總之是箇上流社會的婦人。

第二章

高塔上落下來的美人。屍骸已骨碎肉爛。石上全是鮮血。慘不忍觀。衆人雖圍著。不敢走近。醫生鴛村。卻因是他的職業所在。絕不退縮。將傘張在屍骸上。檢查全身。說道。不中用了。確已死去。又向衆人道。那一位到我醫院裏去。叫他們拏吊臺來。順便去關照警察。那時就有兩三箇好事之人。卽忙趕去。鴛村向旁邊的梅里小聲道。像是方纔瞧見的那女子。梅里道。方纔瞧見的女子。不是與一箇紳士一同上去的美人麼。鴛村道。你看從衣裳至靴子。都是流行品物。竟沒有相異之處。不過方纔的女子。臉上有青覆面。此人沒有。或者跌下來時被風吹去了。梅里道。那麼那同伴的紳士怎樣呢。鴛村道。方纔不是說過的麼。那婦人乃他人之妻。一定是避著人帶出來的。大約在塔上爭了幾句。那婦人憤怒起來。便從闌干上跳下去。紳士已來不及拉住他。你看一回兒那紳士就要氣喘喘的趕來。梅里道。我見這慘狀。已很不快。再不願見那紳士的愁容。鴛

村道。這就不像你平日的義俠氣了。警察快來咧。且請少待。我們交與警察後。就可以到塔上去問問那蕊姑咧。言猶未了。正來了兩箇警察帶了一箇外科醫士。後面又有二人昇著吊臺。此時那瀨音河支流的橋上。飛也似的趕來一箇人。頭戴紅色低帽。也瞧不清楚是何等人。梅里一見。說道。不錯。果然那情夫趕來了。駕村道。不對。那不是情夫。若是情夫。應當由塔的一面趕來。并且是戴著黑色高帽。現在來的。是紅色低帽。這時候紅帽的男子已趕到。分開衆人。向警察道。你們爲何如此躊躇著。只管在此。死人是不会復活。怎麼不去捕那殺人的凶手呢。那人氣喘喘的說著。梅里駕村都驚道。什麼殺人的凶手。是那一箇呢。紅帽人道。就是把這美人從塔頂上推下來的凶手。警察道。你的說話。毫無根據。紅帽人道。什麼毫無根據。此話太無禮了。我在河旁釣魚時。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紳士與婦人立在闌干邊。紳士突然將婦人之足舉起。向闌干外投出。



來的。警察冷笑道。你的眼睛倒與望遠鏡一般。紅帽人道。你若不信。何妨與我一同上去。恐怕還在塔上咧。鴛村也道。是啊。就是此話不確。那與美人同伴的紳士本來也應當去問問他的。紅帽人道。是呢。若警察不願去。不妨我獨自去捕來。警察道。不必費心。我還沒有曉得你是何等人物。紅帽人道。我是箇畫師。叫做莫紫英。鴛村也向警察陳述道。我乃慈善醫院的外科醫生。叫做鴛村。這是我友人梅里。我二人都瞧見紳士帶這婦人到塔上去的。這一位莫紫英君的話。未必不確。警察至此。不能不從畫師之話。只好點點頭。叫扛夫將屍骸運入醫院。然後紫英當先。鴛村梅里兩箇證人跟著。走入塔內。先穿過鐵門。沿著石壁。在廊下走去。到看塔人的室門口。叩叩門。裏面走出一人。就是他的女兒。蕊姑。問道。諸位要到塔上去遊玩麼。這聲音頗足以感動那有俠氣的梅里。警察道。不是這種事。春潮呢。蕊姑道。父親有病。臥在裏面。警察道。可厭。想又是喝

醉了。待我來訓斥他一番。警察未入室內去。鴛村便向蕊姑道。你父親有病。就要累你不安咧。蕊姑臉上一紅說道。多謝。父親老病復發。我卻很不安。先生今天來此做甚。鴛村道。並非別事。方纔你可曾瞧見一箇紳士。帶著一箇青色覆面的夫人上來。蕊姑道。是的。正在我回來時上來的。只因父親病著。他便把塔門開放。錢也不收。放他們上去咧。鴛村道。不是還沒有下來麼。蕊姑點頭稱是。鴛村道。那婦人已從塔上跌下來死了。蕊姑一聽。不免驚嚇。此時警察正出來說道。不出我之所料。春潮飲酒過度。爛醉的躺著。看守人如此失職。只有革去他了。蕊姑求道。千萬別革去他。蕊姑言猶未了。忽聞上面有急急下來的足聲。鴛村便對大家搖手。於是都不開口。曉得這是凶手了。卽一同攔在廊下。只見現出一箇紳士來。不消說。自然是方纔同覆面婦人上去的人。年約三十四五。身高肩闊。看他的樣子。實是在貴婦人社會交際的健者。他見衆人攔阻去路。

很怪訝的立定。警察卽叫道。快走過來。紳士傲然走上幾步。問道。問我話麼。警察道。是的。有話要問你。望你與我一同到這裏。看守人的室中去。那紳士道。有話問我麼。恐怕是弄錯了人咧。既有命令。只得遵命進去。不過今天實無暇耽擱。望你迅速一點。於是走入室中。只見春潮醉臥榻上。蕊姑在旁看護。駕村梅里紫英。相繼入室。警察厲聲向那紳士道。你不是帶著一箇婦人上塔去麼。紳士被他一問。臉上頓時發青。

### 第三章

那紳士也不明白回答。只道。這句話不應當來問我。警察道。你瞞我也無用。這裏兩箇紳士和看守人的女兒。清清楚楚看你們上塔的。那紳士道。就是攜帶婦人。也沒有什麼要緊。我沒有聽過塔上禁止婦人登臨的。警察道。那麼可見得你招認帶來的了。紳士道。什麼招認。你的話倒奇妙得很。有什麼權利可以

如此問我。警察道。我要問。自然有問的道理。那婦人怎樣了。紳士道。那婦人……警察道。怎麼那婦人不見了。紳士道。那婦人不見。實是已經不在這裏。警察道。你還在這裏。那婦人獨不在這裏麼。紳士道。你們不信。不妨到上面去檢查。警察道。我也曉得不在塔上了。不必多說。我們一同到那婦人的地方去。你一見他的面。想也不能再假裝做若無其事咧。那紳士好像還不明白事之真相。說道。你的說話我不懂。你爲何要查我。我先要請教這原因。警察道。原因快明白了。你隨我來。紳士道。你不說明白。要我同去。那是太亂暴了。這就是職權濫用。你到底要領我到什麼地方去。警察道。到對面的醫院裏。紳士一聽得醫院。不禁大驚道。醫院麼。難道那婦人負傷了麼。警察道。負傷不負傷。你心中總明白。紳士很擔心。卽道。那麼立刻赴醫院去。警察道。不必急急。說著又過去向蕊姑道。你父親就是革職。也須明白實是自己懶惰所致。說罷。警察方始帶著那

紳士與鴛村梅里紫英三證人。走出塔來。分開衆人。向醫院去。鴛村在路上。覺得那紳士並不像惡人。向紫英道。你的話有無錯誤。現在這紳士。竟不像惡人。紫英道。爲何不像惡人。難道爲著他打扮得體面麼。衣服是不能做證據的。鴛村道。不是說衣服。說他的狀態。不是他好像還沒有知道婦人負傷了麼。紫英道。那是他有意如此。你看只消停一回。見了死骸。就明白咧。二人正在爭論。不覺已到醫院門前。那時警官聽得此事。已經趕來。警察便向他陳述原由。警官點點頭。將紳士領入一室。紳士形狀不安。不待警官發問。卽道。這警察不告我原由。將我帶來。到底是什麼嫌疑呢。警官道。什麼嫌疑。想想就明白。紳士道。不明白。帶婦人登塔。有何嫌疑。我到塔上。不過眺望眺望全市的景色。警官道。你可曾到塔頂上。紳士道。走到中段。那婦人身體疲倦。就在那裏休息。後來婦人吹著風。覺得身上寒冷。便下來咧。警官道。婦人既下來。你必定一起下來的。爲

何獨自留著。紳士躊躇一下。纔答道。也沒有什麼別的意思。我不覺冷。所以不下來。警官道。這句話就不明白。你與婦人一同登塔。下來時婦人獨自下來。恐怕決沒有這樣的紳士的。那麼上去時將他保護。一到中段。就把他拋棄了麼。紳士道。不然。婦人實在有不能不獨自下去的理由。警官道。怎樣的理由。紳士道。那是不曉得。在那婦人心中。警官道。婦人是你的妻麼。紳士道。不是我的妻。警官道。那麼是情婦了。紳士道。你說什麼。就算什麼。警官道。你保護著那婦人的名譽麼。那是你連婦人的姓名也未必肯說。紳士道。決計不說。警官道。我明白了。這實是他人之妻。既是他人之妻。你卻是應當將他保護。其實憑你怎樣瞞隱。只消我派偵探出去搜查二十四時間。就可以曉得何人之妻。紳士一聽得搜查。心中頗不安。著急得身體幾乎顛著。警官又好好說道。一搜查就可以明白。所以不問了。不過一經偵探之手。便弄得外面容易知道。我覺得反

於你無益。還是很秘密的。在我耳邊輕輕把婦人的姓名告我罷。此法最爲妥善。你若沒有犯罪。我當永遠保護你的秘密。你若一味不吐實情……紳士聽到這裏。訝道。犯的是什麼罪。我何曾犯罪。警官更覺有味。說道。就是殺死那婦人之罪。紳士聽了。驚愕萬分。久之。又道。錯了。錯了。你把他細細檢查。一定另有罪人。真罪人未查到以前。我不發一語。等候破案。警官道。你無論怎樣。不肯直說麼。紳士道。斷斷不說。警官心有所思。點點頭立起來。說道。你到這裏來。於是將紳士領入鄰室。室內只有一張桌子。桌上載著那粉身碎骨的死美人。用油布遮著。無論何人。一走到室內。就覺得冷汗亂流了。警官令紳士立在他前面。取去油布。現出那慘不忍觀的屍骸來。紳士嚇得倒退一步。後來仔細看看。方始很鎮靜的說道。還好。還好。這不是我帶上塔去的女子。此人我從未見過。警官聽了這意外的話。怎麼不驚。若真是自己的情婦。憑你怎樣薄情。斷不會如

此安心。那麼難道紳士帶來的婦人確已回去。塔上另有一對男女麼。後面跟進來的畫師紫英也有些疑惑。覺得不能斷定是此人。紳士泰然道。原來當我是將這婦人推下塔來的罪人麼。其實大誤。我那裏認得他。警官不去聽他。過來問三箇證人。駕村與梅里。僅見這紳士與婦人一同上塔。未見婦人面貌。不知是不是這婦人。紫英卻見一箇紳士強將婦人推下來。怎奈相隔太遠。斷不定是否此人。如此直接要把這紳士認定爲真罪人。竟沒有證據。但這紳士到底是什麼人呢。

#### 第四章

紳士當真是歹人麼。照三箇證人之話。紳士竟難斷定爲歹人。那死的婦人與紳士所帶的婦人。是一是二也難明白。不過由紳士態度的沈靜看來。似乎不像是這婦人。警官又向紳士道。照證人的說話。卻斷不定你是犯罪之人。現在



應當將這死骸陳列在穆爾古的死骸縱覽館。如此一來。不出三日。誰家的夫人。連姓名都可以明白了。所以不來強逼你說。不過你自己的姓名。不能不問。你須明白回答。并且住居何處。什麼職業。也應說出來。那紳士依然強硬。說道。這樣的話。我不能答。警官道。也好。你不答。只得認做罪人。引渡到預審法庭去。紳士道。這倒我也希望。我見了預審判事。自然會回答。現在決不向警官道隻字。警官至此。除引渡外。沒有他法。說道。那麼我即將你帶去。警官自己領著紳士。且吩咐警察。速將屍骸送往縱覽館。又向三箇證人說。或者明天預審法庭。要呼喚你們也論不定。至時你們必須到場。說罷而去。三箇證人還在那裏評論。那畫工紫英。以爲這紳士一定是罪人。駕枉難以斷定。梅里說。這紳士決不是罪人。議論紛紛。究竟那紳士有罪無罪。難以明白。這時候醫院樓上。鐘聲亂鳴。乃催促醫生向各室去診視的。駕村想起自己職務。不能久坐在此。便說明

理由。退將出去。梅里與紫英在此也無事。只好一同出醫院。梅里因觸著他的義俠之氣。一定要想救那紳士。想將來或者要借重紫英之力。不妨此刻先與他結一箇朋友。即忙取名片給他。說道。明天請到舍間來談談。紫英本是箇瀟灑的男子。說道。近來本閒著。每日釣魚消遣。毫無事情。明日必定奉訪。說罷。向河邊去取了釣具回寓。梅里暗想。我往什麼地方去呢。此刻若再到塔上去看看。或者覓得到什麼證據品也未可知。并且塔上還有那美麗的蕊姑。可以與他借此熟識。如此想著。便向著塔一路走去。一看已有兩箇警察站立在塔門口。他便從後門上去。一到蕊姑住的房屋門前。輕輕叩門。蕊姑將頭探出來。面容雖依然美麗。不知怎樣。此刻顏色竟青青著。梅里即問道。你心裏不快麼。蕊姑道。我聽得了那種事情。驚嚇過度。所以心頭還跳著咧。梅里道。是啊。這樣一箇貴婦人。從塔上跌下去。卻是從來沒有聽得過的。蕊姑道。那麼方纔的人。當真

是罪人麼。梅里道。不能一定。已交預審法庭了。我總疑惑不解。很想搜集證據救他。倘使他有罪。連你父親也難逃處分的。蕊姑道。我因此很著急。萬一父親革去了看塔之職。叫我們往那裏去呢。梅里道。不必憂慮。若是有什麼事。我當盡力來幫助你們。我如此說著。你莫疑惑。我並非可疑的人物。只消問問鴛村先生就明白。不過熱心要保護你罷了。蕊姑那裏想得到初見面的人。就要受他的照料呢。也回答不出什麼。只道。多謝多謝。梅里便移入本題。說道。我此刻再到塔上來。打算打聽你後來有人上去過沒有。蕊姑搖頭道。沒有。梅里道。我可以上去麼。蕊姑道。還沒有禁止他人登塔。你要上去。不妨快些。說罷。將塔門推開。梅里一聽。便欣欣然上去了。究不知塔上可以覓到些什麼呢。

## 第五章

梅里急急上去。走到一半。稍覺疲倦。便繞至外面迴廊處去。將身靠在欄干上。

仰望上面。不像有人。再看下面。那美人跌死之處。尙有血痕。四面無數人聚著。如蟻之覓食。向下望去。髣髴那死美人還橫在那裏。他獨語道。愈看愈覺傷心。此時忽瞥見離足下三尺處的下面。簷角上有一物隨風飄動。乃是一箇青色覆面。卽用手杖將他摘起來。一看乃是新買的東西。角上價目的小紙還貼著。明明是方纔與紳士一同登塔的婦人臉上之物。大約與我一樣。也是倚在闌干上。被風吹去的。這箇實是難得的證據品。梅里得之很喜。納入衣囊。又想道。此刻吹的是北風。美人跌下去的地方。在我立的南面。這覆面若在跌下時吹去。應當吹往南方去。怎麼會逆著風到這裏來呢。那麼跌死的婦人與那紳士帶來的覆面婦人。實在是兩個。人麼。如此則紳士的無罪。已非常明瞭了。一定是那紳士上來之前。另外有一對男女已先上塔去犯這罪惡了。犯罪者暗暗逃去。紳士不知其細。趕將下來。就被他們誤認爲歹人咧。梅里想想。覺得此事

有些眉目。心中頗喜。便欲更上一層。那知走到上面。更奇極了。見有一八九歲的孩子。獨一人在那裏坐。那孩子身上雖打扮得極下等。那體格面貌。實不像下流社會的人。這是何人呢。怎麼獨是在此。梅里不覺大異。走到那孩子旁邊。問道。你在此做什麼。那孩子開口答話。卻不知他說些什麼。大約是外國話。梅里不懂。說道。你說的是那一國話。小孩子方始操著法國話道。是我本國的話。你的話我也懂的。梅里大驚。對他臉上正觀看著。那小孩子似乎怪梅里無禮。說道。你不應向我說這種話。我又不認得你。小孩子的說話。竟大有大人口吻。梅里不覺笑道。對不起得很。我是上來尋人的。你可曾看見一箇紳士與一箇貴婦人上來。孩子道。沒有瞧見。方纔上去的。只有我父親母親。梅里道。母。父。你已下來了麼。孩子道。上去了好久咧。還沒有下來。父親叫我在這觀看釣鐘。卽與母親一同上去。我已看厭了。莫斯科的鐘。比他大得多咧。梅里道。什麼莫斯科

科。你是俄國人麼。孩子道。是的。我衣衫藍縷。你當我是貧苦人家的兒子麼。你不知我雖打扮做這樣。卻是一時的遊戲。父親說。今天巴黎是大祭日。應當打扮得奇怪些。方始有趣。所以我如此來的。我等到一回去時。仍舊要換好衣服呢。梅里一聽。已有點知悉情形。想一定是他父母有意要拋棄這孩子。特地使他打扮得如此帶他來的。跌下去的。必定是他母親。惡人必是他父親。父親害死了老婆。還要拋棄兒子。卻不曉得是爲了什麼緣故。總之兇手決不是那被捕的紳士。那紳士上去時。雖帶著婦人。卻沒有帶孩子。這是梅里明明瞧見的。然而此刻叫這孩子怎麼好。他若曉得母親已死。一定傷心。不如暫時瞞他罷。梅里打定主意。說道。現在你父母大概快下來了。我帶你上去好罷。小孩子將梅里打量了一番。問道。你是何人。你不告我姓名。我不能答你。一箇八九歲的孩子。口氣如此。實是很意外。梅里道。我叫梅里。孩子道。那麼大概是一位紳士。

我不妨隨你上去。梅里攜著他的手。走到頂上。不見有人。那孩子不覺哭起來。大呼母親母親。梅里道。大約他們已到下面去尋你咧。你不在他們指定的地方。自然要累他們尋覓了。孩子道。我自己先向各處遊玩。在塔中已迷失路途。後來好容易回到原處的。梅里道。那時你母親尋你不到。必以爲你已下去。所以到下面去咧。孩子道。那麼我要到母親處去。梅里道。我來領你下塔。梅里又攜手引他下去。當時自然不會遇見他母親了。那知識很充足的孩子。便放聲大哭。梅里道。你不必哭。我來替你尋覓母親。你母親是住在什麼地方的。孩子道。住在寓中。梅里道。寓所叫什麼所在。孩子道。不曉得叫什麼。我與母親從家鄉出來。昨夜纔到此地。梅里道。不曉得寓所在何處。卻很難尋。你還記得那房屋麼。孩子道。看見了是認得的。梅里道。那麼我替你尋那房屋。但一時毫無頭緒。不容易覓到。還是先到我家裏。等我細細想想。再定尋覓之法。你也可以在

我家裏休息休息。孩子道。那麼立刻就去。不過我兩足疲勞。腹中很餓呢。梅里道。不妨雇一輛馬車。但你叫什麼名字。孩子道。我叫貞兒。梅里道。母親呢。貞兒道。叫雲纖。乃是伯爵夫人。梅里道。伯爵夫人麼。要曉得姓什麼纔好。父親呢。貞兒道。父親名叫伯登。梅里道。姓呢。貞兒道。不知道。梅里看起來。確是不曉得父母的姓。也無法再問。只得到街上雇一馬車。抱著貞兒上去。一回兒貞兒已睡著在他膝上。梅里要想把這孩子去報告警察。怎奈一報警察。他就要曉得母親已死。并且既是孤兒。應當送入養育院去。一箇天真爛漫的孩子。很不願意使他吃苦。不如暫時留在我家中。等把他父親捉住後。再想法處置。想定了。等馬車一到自己門口。因將他抱進去。躺在牀上。暗道。或者做我的兒子也行。我一心想救人。此刻救到自己家裏來。家裏多了一箇人。倒很熱鬧的。梅里大喜。目己也橫在牀上睡了。



## 第六章

再說那受嫌疑的紳士。只管問他。他總不說出姓名來。又把婦人的來歷也瞞著。這一天拘了去。翌日受預審調查。擔任此事的判事。叫做盛雄吾。年紀尚輕。才智頗銳。很熱心職務。長官的信用也厚。凡難辦之案。往往歸此人辦理。此人在裁判所。卻是箇嚴厲的判事。一出裁判所。便是箇溫和的人。出入交際社會。常與紳士貴婦人往來。二年前娶一箇美麗的細君。名叫銀珠。實是雄吾一家之寶。他夫人也是交際場中之友。一向從沒有什麼不名譽的事入他丈夫耳中。總之是箇巴黎普通的上流夫人。他的品格。他的行動。實在可以做得巴黎普通的上流婦人之代表。這且不提。且說那一件大案的翌日午刻。盛雄吾判事在裁判所。將要調查嫌疑人。先把關係此事的警察叫來。詢問拘引嫌疑人的次序。但判事頗不以警察的行動爲然。說道。你的處置法。未免失當。難免把

真的犯人放走。將無罪之人拘來咧。現在一點證據也沒有。那婦人跌下去。更來得不明白。或者是自己跳下去也未可知。總之必須在塔內細細檢查。認定此人之外別無他人方可。斷不可無端就疑惑此人。警察道。不然。我親自到塔上去捕得這紳士的。當時儘管問他。他總不答。判事道。趕到塔上。其時已來不及。那歹人安知不早已逃去咧。警察道。我未去以前。並無人走下塔來。那是一問看塔人之女兒就明白的事。後我還在塔內巡行過一遍呢。判事道。塔頂有無爭奪扭鬪之痕。警察道。沒有這種痕跡。實在如畫工所言。突然將他投下來的。不過那塔心的後門。卻是開著。可疑的只有這一點。此外別無可疑之處。兇手若要在塔頂犯了罪。從這後門逃出去。非從柱上滑下。必須從簷上跳過。恐怕很費事呢。判事道。費事雖費事。逃竟逃去了。警察道。逃是可以逃的。但是並沒有如此逃的痕跡。判事道。只消能夠如此逃。他也保不定不從那裏逃去。如

此說來。那捕來的紳士更不足疑了。警察道。那紳士可疑處甚多。第一不肯說出自己姓名來。判事道。並不是不肯說。一定是向你說也無用。所以在未遇預審判事以前。閉口不道隻字。警察道。不然。實是他帶著他人之妻到塔上去的。所以不肯將婦人的姓名說出來。但是他連自己的姓名也不說。不知是什麼意思。自己既知無罪。何必如此呢。判事道。否則或者與婦人的丈夫是知己之交。一說出姓名來。就容易被他丈夫知道了。他們身邊。你搜過沒有。警察道。男女二人。都已搜過。他們注意極爲周密。懷中名片也沒有一張。判事道。女子多少年紀。警察道。顏面已破爛。很難辨別。大約三十左右。判事道。嫌疑人的年紀呢。警察道。約在三十四五。判事道。那婦人既有丈夫。將屍骸陳列在縱覽所。他丈夫曉得了。必定會來認的。如此一來。姓名身分。立刻就可以曉得。警察道。這也很難斷定。判事道。證人已一一問過麼。警察道。第一箇是鴛村。乃慈善醫院。

的醫生。其次是叫梅里。查他的戶籍。卻是貴族。且有男爵爵位。他僅有爵位。沒有領地。所以自己不稱男爵。總之是箇有財產有名譽的人。此二人親眼瞧見。嫌疑人帶著婦人上塔去的。還有一人。叫做紫英。是箇畫工。他說瞧見將婦人投下來的。判事道。雖說瞧見。很靠不住。或者是造出來的。警察道。人都很正直。他們決不會無端造謊話的。判事道。怎麼不會。畫工等人。最希望自己姓名在報上登載出來。做他的廣告。所以或者有意出來亂說也。未可知。此刻我先查嫌疑人。次查證人。你還有什麼話麼。警察道。沒有了。判事道。嫌疑人快由警察本部送來了。你去吩咐看門人。一送來就把他領進來。警察答應而去。盛雄吾判事在那裏等候嫌疑人到來。歇了一回。果見有人推門進來。這一定是嫌疑人了。對他臉上一看。那知並不是嫌疑人。乃是盛雄吾判事平日親如兄弟的一位知己朋友。

## 第七章

你道進來的是何人。那知就是盛判事的至友岑菜園。判事驚道。你爲什麼到這裏來。我正要調查嫌疑人咧。我明白了。你昨夜小宴失約。特地來謝罪麼。我與銀珠昨晚等候至八點鐘。你一向從不爽約。獨有昨夜不來。你今天早晨又不寫一封信來道歉。你不知銀珠還在生氣咧。那岑菜園不料盛判事在此。顏色大變。退後一步。叫道。你在此麼。判事道。在此在此。你不是特地來會我的麼。此地自然只有我。說罷。一陣狂笑。那岑菜園卻胸如針刺。話也答不出。判事又笑道。閑話少說。你特地尋到裁判所來。一定有什麼要事。到底是什麼事情。可對我說。菜園仍不回答。判事又道。我此刻剛要調查那昨日的塔上事件咧。嫌疑人是箇紳士。我爲著保護他名譽起見。連書記也不許他在旁邊。你看室內只有我一人。你到底有什麼話。四下無人。只管說便了。菜園方始啟口道。我來

做什麼。你決不會不曉得的。判事道。我怎麼知道。今天爲著擔心此事。急急到此。現在正等候著嫌疑人。不料你趕來了。菜園道。這嫌疑人就是我。我爲著嫌疑。特地送到你面前來的。判事驚得圓睜兩目。說道。你是嫌疑人麼。別說笑話。菜園道。不是說笑話。你看送來的警察。還在戶外。不是證據麼。判事道。當真是你麼。那麼昨夜你拘留著。爲何不來通知我。我早知是你。一定來替你做證人。保你回去咧。菜園道。我明知一查就可以釋放。所以打算不來通知你了。判事道。恰巧遇到我擔任此案。實是幸事。此外的判事。你就有許多話不便說。怪不得警察問著。你不肯說出真姓名來咧。與有夫之婦有秘密關係。或者應當如此。你這人我真欽佩。到得了殺人之名。還不肯說出女子的姓名來。實在我很贊成。我卻是現在有了銀珠。不但不向他人之妻注目。我自己反監視他人。向我銀珠注目哪。但是我萬一處了你的地位。也是死也不肯說出那女子的

姓名來的。你昨天究竟怎樣受那嫌疑。我雖問過警察。無奈他們都很不中用。也難明事實真相。到底如何。你須詳細告我。菜園徐徐啟口道。實在昨日我與一箇婦人。約在育種場相會。忽然婦人以爲塔上更爲安全。定要上去。登到中段。倚在闌干上望望上面。卻見上起的闌干上。也有二人。不過辨不出男女。他們一見我們觀看。便把頭縮了進去。我們竟來不及看清楚。大約是一男一女。然而也不能斷定。判事道。那一定是真的罪人了。菜園道。現在是我也如此想。當時我們既知上面有人。我們要避人眼目。怎敢上去。就在中段暫時密談。不料我那婦人的覆面。恰被一陣風吹去。失去了覆面。面目顯露。若被認識的人瞧見。如何得了。所以那婦人是一刻也不能與我在一起了。不得已只好回去。回去時也不能二人同行。只有使婦人先回去。我在塔上閑遊三十分鐘。如此人家看來。便不像二人一同來的了。不料我很安心的等候了半點鐘下去。那

樓梯下竟有警察候著。突然將我捕住。那時我以為只消向預審判事一說就能釋放的。所以不向警察吐實情。他再三問我。我總不說。判事道。原來如此。你一說明白。就曉得沒有什麼大事。全是他們誤會的。此刻你回去便了。我已將你釋放。且慢。還有一句話要問問你。這是職務的規則。不可不問。那與你一同望塔的婦人。姓甚名誰。是何人之妻。菜園剛纔寬心。又把眉頭皺起來道。這一句話。我不能說。你也別問罷。判事道。不然。這倒不能不問。究竟是何人之妻。此人是否已安然回去。若已好好到家。你便無罪。這不是很確實的事實麼。此是一定要問的。菜園道。你打聽了之後。要調查是否安然回家。必須要將那婦人叫來。我總不願意這婦人出頭露面。判事道。並不叫他。可暗暗調查。菜園道。很無益處。我若說出一箇毫無關係的婦人來。向你撒謊。也屬徒然。判事道。你決不是說謊之人。只消打聽你一聲就行。菜園道。無論怎樣。他的姓名。望你別問。



你方纔不是說過的麼。自己做了那種事。決不肯將婦人姓名告人的。判事道。我所說指警察而言。不可向警察說的話。見了我。總應當說的。我是不過問罷了。又不將他記錄出來的。判事又再三詢問。菜園依然不說出婦人姓名來。那與菜園一同登塔的婦人。到底是什麼人。是何人之妻呢。菜園雖不肯說。然而菜園之無罪。實是非常明白。無罪之人。不能只管留著他。判事曉得多問也。無用。談了幾句。便將菜園釋放。但是菜園雖無罪釋放。那塔上一案。還是纔開場。必須喚取證人。調查真的罪人方好。所以判事打算即刻問那鴛村梅里。紫英等人。當菜園臨去時。判事用友人之情說道。今夜務必到舍間來晚餐。銀珠也等候著。菜園答應而去。

## 第八章

菜園受著嫌疑。幸而落在至友盛判事手中。可以不說出婦人姓名。就此釋放。

實是大大的幸事。若遇著別人。這等重大案件。即使明白了菜園無罪。也必須要說出那婦人來。倘沒有婦人生活著的證據。斷斷不能釋放。此刻只因與判事是知己之交。判事自己擔負一切責任。所以手續未完。可以放去。此在菜園是一極僥倖之事了。但當時菜園竟一點也沒有歡喜之色。不但沒有歡喜。他走出法庭後。比立在判事面前時。臉上更多憂慮之色。口中獨語道。我不應當做這種事。無論如何。那裏能夠只管瞞人呢。遇著盛雄吾。卻不說出婦人姓名來。居然釋放。若遇見了其他判事。一定不肯放過。若被他調查起來。叫我如何可以活呢。盛雄吾叫我今夜到他家裏晚餐。實在是難去。但是不去。人家又要疑惑我咧。菜園自言自語。不知他心中有何秘密。只垂首看著地面。走到裁判所門前。忽然側面來一紳士。攜著一箇八九歲的男孩子。兩眼直射在菜園臉上。菜園瞧見了地上人影。方始留心。擡起頭來一看。原來就是昨日被拘時

三箇證人之一。他暗想這是疑我爲罪人的麼。卽向他道。你爲何對我只是觀看。我已釋放。你還以爲我可疑麼。那人道。說那裏話來。我是起初就覺得一定不是你的。此刻已經釋放。再好也沒有說罷。又向他帶來的孩子道。你認得此人麼。孩子道。不認得。從來沒有見過。那人道。果然不認得。你的嫌疑。一齊消滅了。菜園很覺奇怪。問那人道。你爲何向這孩子問起我來呢。那人道。却有些緣故。我明知你無罪惡。叫他證證明白。更可以確信你無罪了。菜園冷然道。謝君厚意。說罷而去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就是有義俠氣的男爵梅里。帶來的就是昨日塔上領來的俄國童子貞兒。乃無姓的伯登與伯爵夫人雲織之子。慘死的婦人。自然就是貞兒之母。如今且述梅里今天到裁判所來的緣由。因梅里本是證人。今天裁判所關照他。午後三時到來。本應獨自前去。但這孩子也確是箇最有力的證人。認識罪人面貌的。只有這孩子一人。使他去看看昨日拘

留之紳士就立刻可以曉得是否罪人。若非罪人。可迅速將此兒帶去。向判事剖白理由。替他指出無罪的證據來。因此帶了出來。恰巧在門前遇見了紳士。梅里想道。他既經釋放。不必再借這孩子之力了。我此刻若不將這孩子領至判事面前。也不能算是我的過失。與其從判事口中使孩子聽得母親之慘死。還是留在我家中。借著孩子之力。慢慢的搜查罪人罷。況且裁判所本叫我一人前去。所以只要我一人到場。就可將證人之義務完了。梅里定了主意。以爲時候尙早。不如先到舊衣舖去。將孩子身上的髒衣服換去罷。於是往舊衣舖多的街上去。在路上行時。梅里還只是探聽貞兒的來歷。問道。你說得法國話甚佳。將來打算做教師麼。梅里很柔和的說著。貞兒道。教師我很不喜歡。父親在此聘教師。到家裏去住著。被我將他趕去了。梅里道。你家住俄國何處。貞兒道。在湯浦。梅里道。湯浦地方大麼。是箇何等樣的地方。貞兒道。在湯浦的倍里

英地方梅里一想。地名既曉得。只消打電報到俄國去問。那婦人的身分。不難探得。梅里點點頭道。你母親是伯爵夫人。名叫雲纖麼。貞兒道。是啊。父親叫他雲纖。外人都呼他伯爵夫人的。梅里道。你父親是伯爵麼。貞兒道。不是伯爵。我父親不喜歡見客人。所以一箇人也不來的。梅里暗道。一定是伯爵夫人嫁了他。這身分卑賤的人。所以要避去交際了。卽道。你父親一向在家麼。貞兒道。不然。一向在外國。一年不回來也有的。此次母親正在掛念。恰巧父親有信寄到家裏。叫我們到巴黎來。所以動身的。梅里道。來了之後。下宿何處。貞兒道。父親在車站上迎接。並未入旅店。父親帶我們到一所廣大的房屋中去。屋內並無他人。梅里暗想。定是身分不同。丈夫只想捲取金錢。所以叫他們到這裏來。就存心要想殺害他妻子。到車站上去迎接。是不使他人注目。并可使將來也無從稽查。所以不宿旅店。卽領到一箇自己寓所。那廣大房屋中無人之處。不像

自己家中。大約是突然租借的空屋。正在亂想。忽已到舊衣舖門前。貞兒到底是生長在貴族之家的。他到了衣舖中。只想買華麗之衣。也不顧梅里的金錢。約費了二十餘圓。購一身合意的衣履。即忙穿好。再回到裁判所前。在門口又遇見了一人。此人非別。也是證人之一。乃畫工紫英。

### 第九章

紫英先啟口道。梅里君。你也是喚來做證人的麼。梅里道。是啊。你已詢問過。此刻回去麼。紫英道。今天的查問。要延期了。他們叫我三點鐘到此。我已赴書記處去過。因判事無暇。今天不問。叫我候將來呼喚時再來便了。所以你不必進去。梅里本打算不把貞兒領到判事面前去。所以正在籌畫入裁判所去的時候。將這孩子交與什麼人呢。此刻聽得延期。倒很放心。說道。那是好極。紫英道。梅里君。我們何不往穆爾古的屍骸縱覽館去呢。梅里聽了。對貞兒臉上看

着。髣髴是說帶著他不便前去。紫英道。不打緊的。也並沒有小孩子不能進去的規則。這是令郎麼。梅里道。這不是我的兒子。我向抱獨身主義。並沒有娶過妻。紫英道。怪不得一點也不像你。你到底去不去。我想我們對於此案。是箇最初的證人。到屍骸館去看看。未始無益。我以為那犯罪人也必定赴屍骸館去觀看的。最好自朝至暮。在館的附近監視著。犯罪人見了屍骸面貌。他的樣子一定與人不同。只消留心觀看。也不致一定捕不到呢。紫英很熱心的勸他。梅里暗想將貞兒帶往屍骸館去。使他見母親的屍骸。未免不忍。然而只管囑著。連母親已死也不給他曉得。也不是正當的道理。梅里想到不能十分瞞他。以爲倒不如帶他往屍骸館去。反對得起貞兒。并且塔上墜下來的婦人。我認他爲貞兒之母。也不過是推測。說不定沒有錯誤。還是給貞兒看一看。死人是否他的母親。方可以明白。萬一不是他母親。我倒當著是他母親。根本一誤。不是

將來什麼都弄不清楚了麼。不如現在看看明白的好。想定主意。卽道。此話不錯。我就隨你去罷。於是同往屍骸館去。路上梅里用種種說話。試紫英之心。覺得此人雖很魯莽。卻非常正直。大約是他職業不很發達。所以不很愛惜時光。與我一樣。頗欲探索眞犯人之所在。此人倒很可以助我一臂。因此卽將昨日在塔上如何遇得貞兒。以及此後打算如何活動。一一說出來。紫英喜得手舞足蹈。勇氣大增。於是約定從此同心協力。從事搜索。不一回已走到屍骸縱覽館前。塔上犯罪事件。因今晨各報都已記載。所以巴黎市中。人人談論。大家都要來觀看這不幸的婦人之屍骸。所以館中擁擠不堪。他們由人叢中穿到死人旁邊看看。只見顏面早已跌爛。也瞧不清楚。全是肉塊血滴罷了。梅里道。紫英君。你看形狀煞是可怕。紫英道。是啊。竟不忍再觀。貞兒你也來看。說時要將他抱起來。這時候貞兒不知何事。側著頭一心望著門口。叫道。你看父親在那



邊。現在正出去了。二人聽得他說父親。便曉得是本案的罪人。卽忙回頭過去。問道。誰是你父親。貞兒指著道。就是那邊戴著黑色高帽的。手中攜著一杖。說著。又叫道。父親父親。此人一聽得。便回過頭來。向貞兒一看。回身就走。不用疑了。他若非從塔上推妻子下來。又把兒子拋棄在塔中的罪人。又何用逃呢。三人急忙從人叢中趕出去。那歹人已相離十丈光景。跳入等候著的馬車中逃去。紫英到底是畫工。卽忙取出寫生簿。用筆迅速繪畫。說道。不妨了。待我回去。將此人面貌好好畫成罷。梅里君。不如先到你尊寓一去。說完。三人便一同離了縱覽館。

## 第十章

再說審判事盛雄吾氏的住宅。在卡蒲萊爾街盡頭。庭園廣大。樹木繁茂。室中四面有窗。三面有廊。那收拾得整整齊齊的一室中。有一箇美人在那裏愁

眉不展的深思。這就是盛雄吾的愛妻銀珠夫人。夫人聽得了午後六點鐘的鐘聲。將低垂的頭擡起來。斷斷續續的說道。今天爲何回來得很遲。我要想打聽他。又不便直言。怎麼弄到這步地位的呢。自己也不明白。銀珠自言自語。雖不曉得他想的什麼。總之他有心事。時常嗟歎。眼腔中頗潮潤。歇了一回。很想鎮靜自己的心。忽然離開椅子。向四邊瞧瞧。說道。現在亂想也無益。他快回來了。不可給他瞧見我這副愁容。於時對鏡子照照。用手巾揩拭眼睛。要想強作笑容。他到底心裏不快。一時竟做不出笑容來。獨語道。只消眼淚乾了就好咧。剛離開鏡子。即聽得廊下有腳聲。且說道。今天爲著塔上事件。耽擱得遲咧。走進來的。就是丈夫盛雄吾。銀珠聽得塔上二字。心頗不安。但是一點也不給丈夫瞧出來。很驚訝的說道。什麼塔上事件。雄吾道。今晨的報上。不是有的麼。將一箇美人從細君塔上推下來死了。銀珠道。報上是說自己投身的。雄吾道。若

不如此記載。那作惡的歹人。就要預備著將身子躲避不見咧。警察廳特地囑託他們如此登載的。此刻岑菜園還沒有來麼。銀珠道。菜園君麼。呀。你今天已遇見過他麼。雄吾道。見過了。并且暫時將他調查過。也是爲著這一件事。你是自己人。不妨向你直說。不料岑菜園竟有情婦在外。乃是箇貴婦人。銀珠道。那有這種事。他不是天天上這裏來的麼。雄吾道。他雖天天上這裏來。還很有與貴婦人密會的時間。今夜是一定來的。停一回。你不妨將他嘲弄一番。銀珠道。這算什麼。嘲弄人家。有何意思。此時銀珠的心事。尙未消滅。還不很鎮靜。忽聞廊下又有腳聲。雄吾道。剛纔說到他。他已到來。若晚餐預備好。我們不妨就赴食堂去罷。言猶未了。進來的果真的菜園。菜園先與雄吾握手。次向夫人默禮。他竟沒有平日那麼活潑。這時候恰聽得下僕報晚餐已齊備。雄吾便道。你來得甚巧。立刻上食堂去罷。你與銀珠隨我來。雄吾說罷。獨自出室。菜園與銀珠

很擔心的互相瞧瞧。然後同入食堂。坐了下來。雄吾依然很高興。說道。今夜必須使你受些苦。我實在被你弄得太窘了。雄吾一說此話。夫人與菜園。臉上都有一不安之色。雄吾又道。我真窘極了。你不說出婦人的姓名來。實在不能釋放。我特別從寬。竟大受長官苛責。我只得叫他另換別的判事擔任。於是細問警察。再商量將看塔人春潮革去。連喚來的證人也無暇訊問咧。銀珠很不欲聽丈夫之話。說道。你在晚餐席上。爲何講出這種乾燥無味的話來。雄吾道。底下便有趣了。菜園君。你快把昨天的話講給銀珠聽。連昨夜在牢中過一夜。也不可漏去。銀珠本來不曉得菜園曾入牢中。不勝驚異。問道。你昨夜當真在牢中麼。雄吾便代他說道。實是在警署的鐵窗中。他引誘他人之妻到塔上去。却是不應該。呀。不然。這也不能怪他。又是獨身人。又生得體面。自然女人見了。容易迷的。銀珠忽然臉上一紅。立刻復原。說道。菜園君當真麼。菜園很難說。只是

的實在一時疏忽。此刻很後悔咧。但是我決不叫那婦人擔一點兒憂。情願拋棄我生命去防護他。菜園很正直的說著。卻不像普通的說話。宛如那婦人坐在旁邊。他要說給他聽的樣子。雄吾道。那是你一定不惜生命防護他的。你連我也尙且不肯詳告咧。銀珠道。不說出來。纔是男子。那婦人也一定盼望他不說出來的。雄吾道。你們婦人家。自然如此說。我對於此事。卻煞費苦心。無奈菜園只是噤口不言。銀珠道。菜園君的苦心。必定更甚。他受著殺人的嫌疑。尙且還保護著這婦人。這婦人曉得了。何等的感激他。雄吾道。受些殺人嫌疑。算不得過度。他丈夫一些不知。二人竟秘密在塔上晤談。不是侮辱他丈夫麼。你若替他丈夫設身處地想想。豈不可恥。就是我。若在三年前。這些事也很淡然。此刻自己一娶妻。便自然袒護丈夫了。菜園君。你從此若不當心些。那婦人或者要要求你在飛行機上密會咧。我看還是早些斷絕的好。使那婦人也把你忘

去就行了。目下若不如此做去。將來一定弄得後悔莫及。或者你親口將他勸一番罷。銀珠道。你竟是胡說。勸他他那裏肯聽。倘使一勸可以服從的人。那是起初也不會做成這種事了。那婦人也自知是箇有夫之婦。明明曉得不應當做這種事的。此刻不是忍著苦痛與他密會著麼。雄吾道。可笑可笑。你倒幫起那婦人來了。你認得這婦人的麼。不錯。聽菜園的口氣。也像你有些認得此人的。菜園沈默了半晌。此刻敢口道。我何嘗說過這些話。雄吾道。雖沒有直接說。卻與真的說過一般。但是我也不來過分窘你了。還是談談別的話罷。菜園君。近來俱樂部的情況怎樣。我有十日不去了。你且講些給我聽聽。雄吾講到俱樂部上去。銀珠菜園。方始安心。

## 第十一章

雄吾道。不談你的情婦。此刻講俱樂部的事。你總沒有什麼妨礙了。這幾天你

依舊打牌麼。菜園見說話改變了題目。心頭却鎮靜些。然而還不很專心。說道：沒有什麼趣味。近來不很打。雄吾道：從前沒有他種娛樂。所以用打牌來消遣。此刻有了情婦……說至一半。銀珠已不願聽。卻道：你又說到那方纔的話了。雄吾道：嘎。是了。是了。不說咧。怎麼樣。近來有什麼人大勝麼。菜園道：有的。仍舊是那西班牙人占勝。雄吾道：西班牙人是誰。菜園道：你不是曉得的麼。就是那西班牙來的侯爵。雄吾道：原來就是那肥胖的男子麼。他叫什麼。我但覺得是箇很難記的名兒。菜園道：叫做玖寶。雄吾道：是了。是玖寶侯爵。什麼人介紹他進去的。西班牙來的人。往往都有些怪異的。菜園道：是啊。玖寶是何處的人。無人知道。我們的俱樂部中。一聽得是外國紳士。便很歡迎他。其實應當調查他的身分纔是。雄吾道：那玖寶很能勝麼。菜園道：鬚鬚每夜的錢。全被他一手攬去的。你好久不去。何不今夜去決一勝負。休息了好幾天。或者運氣大好。也未

可知人家說娶了老婆。在未生子女以前。運氣一定好的。雄吾道。未生子女以前。那老婆有了奸夫。運氣更好（按此係法國俚諺）咧。銀珠一聽。顏色大變。雄吾便深悔自己失言。卽道。不對不對。如此說了。我那裏對得起銀珠。以後再也不說了。雄吾自己怪自己粗莽。銀珠竟大大不快。說道。我要去了。有些頭痛咧。雄吾道。頭痛麼。快去請醫生來罷。銀珠道。不必請醫生。睡了一夜就會好的。說罷。銀珠就向他們握手而退。銀珠去後。雄吾向菜園道。我們何不往俱樂部去走走。說著。強把菜園帶到俱樂部去。菜園只是點頭。一語不發。雄吾道。你爲何如此愁悶。快娶妻罷。再不娶妻。將來要鬧出事情來咧。我來替你介紹罷。等我再託託銀珠。菜園道。別對嫂夫人說。我既有了情婦。還要娶妻。人家聽起來。未免太薄情了。雄吾道。不妨。由我來託銀珠介紹便了。他交際頗廣。你能夠向我說的話。沒有不可以向銀珠說。我們夫婦之間。相親相愛。胸中一點也不能瞞。



隱一句話的。互相深信。我的心就是他的心。所以銀珠無論什麼話。都不肯不向我說。他本是箇冰清玉潔的人。倘使你向我說銀珠外面有什麼情夫。就是你能對天發誓。我也不信。我們真可稱夫妻一體。所以不妨由我向銀珠說。囑他介紹。菜園聽了這些話。一點也不願意聽。說道。你爲何如此亂說。怎麼說起銀珠有情夫來呢。雄吾道。這不過是譬喻。好得你與銀珠是一向很相熟的。我未娶他時。你已認得他。當時我也很以爲你一定娶銀珠爲婦。所以我極願退避。仔細一打聽。却並沒有這意思。因此我把他娶來的。你趕緊娶妻罷。像銀珠一般的女子。到底多得很。你務必速娶。雄吾說著。菜園仍不稍動。雄吾頗覺有些怪異。看看菜園臉上。不知何故。見他正對街的那邊停著的一輛馬車。凝視著。雄吾道。你做什麼。爲何只是看那馬車。菜園道。輕些。那方纔所說的西班牙侯爵玖寶。正從馬車中出來。忽然過來一箇打扮得很卑賤。工人模樣的人。與

他密話著一壁走著。你想奇怪不奇怪。既稱侯爵。爲何會與工人同在街上行走談話。雄吾一看。果然不錯。那肥大的侯爵。在黑暗處與那工人密話。話畢。二人向左右分開。玖寶便入俱樂部。隨後雄吾菜園也到俱樂部來了。不知玖寶到底是什麼人。他到了俱樂部中。又不知生出什麼事情來呢。

## 第十二章

雄吾菜園跟著西班牙侯爵入俱樂部。先入衣服室。脫去外衣。卽往樓上去。第一瞧見的。就是那玖寶的肥大身體。玖寶連夜大勝。許多人多想返本園在他身邊。勸他上打牌室去。他不得已。說道。待我吸完此煙。立刻可以過去。諸君先走一步便了。大家一聽。陸續出去。雄吾與諸人同入打牌室。當時僅剩玖寶菜園二人在內。到得玖寶棄去煙頭立起來時。見菜園也在此。說道。呀。今夜我得過足下。便安心了。玖寶此語。很爲怪異。菜園使沒精打采的答道。什麼事安心。

玖寶並不留意。說道：你昨夜不來。我很擔心。今夜倒來了。菜園道：你爲何很留心著我。我們又不是多年的知己。我不過一夜缺席。你已記在心上。這是什麼道理。玖寶聽了此話。訝道：原來你還沒有明白我的心事麼。實因昨天偶然散步。到細君塔上去閑眺。下塔時。見你被警察拘往醫院中去的。今夜仍舊得見你到此。不是我很安心麼。菜園以爲自己被拘。這俱樂部中沒有一箇人曉得。豈料這玖寶竟已知道。心中不免又疑又怒。說道：不錯。我確是拘去的。究竟無罪。所以放了。你既知道我被拘。很好很好。此後如有人說起我拘去的話。我一定要當是你說出去的了。玖寶道：我怎麼會說出去。要說出去。昨夜儘可向大家詳述咧。我既知你的秘密。若不向你說明。我又不要利用著這秘密打算將你怎樣。所以特地關照你的。你以爲無人知道。實是大誤。我現在直說出來。可見得我別無其他目的。玖寶說時。似很生氣。這也難怪他。菜園却深悔不該疑

惑他的好意。說道：「既如此，自當感謝你的好意。此事我實在不願給人家曉得。所以警察盤問我，我連自己的姓名也不說。後來送到判事處去。幸虧判事是我的至友，深知我無罪，所以就將我釋放的。」玖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判事大約就是方纔與你一起的盛雄吾氏。我卻在這俱樂部內見過二三次，還不很相熟。咧。玖寶這樣的語氣，實是要菜園介紹。此時恰巧盛雄吾走來，立在玖寶背後。說道：「菜園君，他們已在爭勝負。咧。玖寶聽得了此聲，卽向盛雄吾默禮。菜園見此情形，便過來介紹。說道：「雄吾君，這就是時常提起的玖寶侯爵。他昨日恰在塔旁，見我拘去，他不向他人講出來，可見得是十分親切。當時雄吾不知想著些什麼。暫時對玖寶臉上凝視著。說道：「見卻見過的。今天我當代我至友菜園君謝君厚意。玖寶正欲乘此機會與雄吾親近。說道：「我見菜園君立在警察之間，同往醫院處去。我卻很想出來做證人，證明他無罪。只因向不深交，未便冒昧。」

并且本是一時之疑。說明白了就可以釋放的。又遇到閣下擔任此事。更屬萬幸。那真的罪人怎樣了。有些眉目麼。雄吾道。種種的調查。實在不明白。那被殺的婦人。身邊又是片紙隻字也沒有的。玖寶道。我今天也往屍骸縱覽館去看過一看。覺得不像是本國的女子。我本來是外國人。與外國的紳士貴婦人交際得也很廣。曾經問過四五人。打聽他們有什麼近來從外國來的貴婦人。他們都不知道。將來如能打聽得些什麼。我自當通知閣下。或者可以參考參考。雄吾道。費神之至。此案未結以前。我大概自朝至暮在裁判所。無論何人儘可會面。倘使不在裁判所。必在家裏。說著。取一張名片給他。此時從打牌室內又來一人。說道。爲何如此慢吞吞。侯爵不來。竟分不出勝負咧。說罷。強拉著侯爵之手而去。雄吾向菜園道。你看玖寶這人。可疑不可疑。菜園道。有什麼可疑。雄吾道。他散步到塔上去。這就可疑。你想他每夜在俱樂部內戰至天明。他肯毫

無目的散步到塔上去麼。菜園道。然而未必是真罪人。起初我卻也覺得奇怪的。雄吾道。他已往屍骸縱覽館去過。怎麼會是無關係之人呢。菜園道。他自己若有什麼罪惡。一定不開口了。他何必自己來向我說親自瞧見被拘的呢。雄吾道。他如此說。更爲可疑。或者他在塔上的舉動。恐怕被你瞧見。所以特地打算來封你的口。向你說我已曉得你的秘密。將你威嚇一下。也未可知。菜園道。不錯。或是他恐怕我瞧見了他什麼秘密。或若要將他的秘密洩漏。他一定也要來宣布我的秘密。今天此話。大約是有同盟之意。暗暗叫我不要與他作對。雄吾道。是的。所以我很疑他。你不可當他真的要好。須謹慎纔是。菜園本來不很信這些話。此刻由老練的判事說得頗有道理。便不敢不注意。卽道。我當從此留心便了。盛雄吾似乎掛念著夫人之病。並不再入打牌室。卽行回去。菜園入打牌室時。侯爵已連戰連捷。其勢難當。他在旁邊看了良久。自己也有心事。

## 第十三章

翠菜園剛走到俱樂部門口。瞥見一人。此人就是方纔侯爵下車時與侯爵密話的工人。不知此人來此何事。很覺奇怪。走了過去。再回頭去看時。此人正將一封信給門房。大約是送與玫寶的。心想玫寶既知我被捕的事。我應當從此留心他的舉動。看他做些何事才好。因此菜園即躲身暗中。約離門口五丈遠處等候著。只見那人與玫寶一同出來。玫寶正在大勝之際。他肯拋棄山也似的金錢而去。一定有什麼緊要的大事咧。再向他看時。玫寶命那人雇了一輛馬車。菜園心想這事奇了。他不乘停在那邊自己的馬車。反另雇一輛街車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莫非他並非真的侯爵。乃半夜裏出去搶劫的盜賊麼。我必定要跟他前去。看箇明白纔是。菜園便走過來。也雇一輛馬車。叫他跟隨前面的

馬車。那時玖寶與那人乘著馬車。捷馳而去。菜園之車。與他相離五丈。只管跟著。那前車彎彎曲曲。走到木皮夫街。就停在街口。這木皮夫街。昔日乃獨有貴族住居的地方。高大的房屋。連一接二。現在是衰敗不堪。住的人也很少。門口都有召租貼著。怎奈無人租賃。又不修理。風吹雨淋。非常蕭條。玖寶爲何到這裏來呢。更爲奇怪。菜園目不轉睛的向馬車注視。只見那工人似的人。走出來。不知往那裏去了。馬車中大約只有玖寶一人。咧。菜園仔細對馬車看著。那知玖寶早已逸去。馬車是空的。只見馬夫將空馬車徐徐回去。菜園大異。卽命自己的馬夫去問那馬夫。他答道。這是避人眼目。從右面上車。左面下車的。車中本來只載得一人。原來玖寶曉得我在暗中窺探。他用計略欺我。我不知是計。跟到這裏。實是愚極。但事既如此。玖寶已與我作對。他從此必定將我秘密向他人宣布。咧。想了一回。也無法挽回。只得乘著馬車回寓。走入室中。見桌上



有一封書信。筆跡竟不認得上面明明寫著岑菜園君親展。拆開來一看。那知是玖寶所寄。他雖隱去名姓。看了文意。就明瞭咧。

菜園君大鑒。足下誠失禮哉。余不願與足下交恨。故約定決不以足下之秘密告人。足下猶疑余不已。窺伺余之舉動。余殊不喜於暗中行動。足下既欲以敵人視余。余自今日始。卽爲足下之敵人可也。足下不知余之秘密。余無所懼。余則悉知足下之秘密。故余既爲足下之敵。足下將不能有一片刻安樂。足下乎。足下盍從此中止。勿再疑余。否則余將宣布足下之秘密矣。此非向世人宣布。乃向盛雄吾判事宣布也。足下不畏盛雄吾乎。若以足下昨日同登塔上婦人姓名告盛氏。盛氏其怨足下乎。盛氏見君盜其愛妻。豈肯默然不言乎。足下其注意焉。

菜園讀完。悔恨不堪。兩眼圓睜。只是對那書信凝視著。歎了一回。歎道。他既知

「我與銀珠的關係。我非殺死他不可。讀者諸君。原來菜園總也不肯說出姓名來的。實是盛判事之妻銀珠。」

#### 第十四章

菜園得玖寶恐嚇信的翌晨。那慈善醫院的醫師駕村。將病人診過一遍後。好在未夜以前。尚有暇隙。一想不如到男爵梅里處去問問他塔上一案的情形。罪人有無下落。剛走出醫院之門。覺得背後有女子哭泣之聲。回頭一看。乃是看塔人之女蕊姑。蕊姑怎麼從這醫院中出來呢。卻很奇怪。即問他道。呀。蕊姑做什麼。蕊姑拭淚道。父親昨夜病重起來。兩足已不能行動。今天朝晨入這醫院的。駕村道。那是苦了。在這醫院麼。是第幾號。蕊姑道。一百號。駕村道。擔任那一室的醫生。是我的至友。你放心便了。我來託他用心診治。蕊姑向駕村道謝。駕村道。你父親已在此地。你獨自在塔中。豈不寂寞呢。蕊姑道。我塔中已不

能住。昨夜將我父親革去了。鴛村道。那是更可憐。你打算住在那裏呢。蕊姑道。地方還沒有定。在父親未痊愈以前。只得租借誰家的四層樓上住住罷。鴛村聽了此話。很替他擔憂。卽道。你也不必著急。倘使一時沒有相當的宿處。那昨日與我一同登塔的梅里先生。他最喜照顧人家。家裏房屋又大。你不妨在父親未愈之前。借他一室暫住。這蕊姑真不像看塔人之女。不但面貌美麗。他心也很柔和。頗知禮儀。不願住在無妻的人家。說道。他果是箇熱心的人。我那裏可以去驚動他呢。蕊姑一點也沒有答應的樣子。鴛村不忍拋棄這無依無靠的小姑娘。便勸他姑且到梅里處去走一躑。於是帶他前去。進了門。見庭中日光照處。有一八九歲的小孩子。梅里正在與他講話。此刻見鴛村與蕊姑進來。便非常欣喜。向二人說明收留這孩子的原由。且言此人實是歹人所棄去的。昨日在屍骸縱覽室已瞧見歹人。鴛村聽著。却很驚異。二人正談話。那貞兒已

漸與蕊姑親近。蕊姑也十分愛貞兒。鴛村見此情形。便勸梅里留蕊姑在家裏。看守這孩子。梅里大喜。頗贊成此說。說道。這孩子又非平常的孩子。一箇男子。到底來不及。一定要他暫時在我家裏住。纔是梅里留著他。不放。蕊姑至此。也難推却。只得說道。既是看守小孩子。諒必人家也不會說什麼的。就此遵命罷。貞兒聽了。也很歡喜。說道。與伯伯在一起。沒有與這姊姊在一起的好。說罷。卽抱住蕊姑不放。梅里卽指定一間蕊姑的房。大家到樓上去觀看。只見是後樓一室。對著後庭。日光空氣。都很適宜。蕊姑看守孩子。有暇。仍可以造花做工。此室非常相當。蕊姑再三向二人致謝。梅里道。此刻都定了。不妨到我室內來坐坐。方纔那紅帽畫工紫英已來。我們剛談過一回。捕捉真罪人的方法。咧。說罷。梅里在前。領二人到自己室內。果然那畫工還戴著紅帽。坐在桌旁。向鴛村蕊姑寒暄了幾句。一同坐下。梅里宛如占著議長之席。商議從此三人當協力。

捕捉歹人。紫英道。也不獨三人。蕊姑既是證人。也應當盡力。那被捕的紳士。既屬無罪。他也必定懷恨歹人。我們可以勸他入我團體。四男一女。一箇孩子。組織一箇搜索隊。駕村說。那紳士我們連姓名也不知道。還是先三箇人組織罷。正在談論得很熱之時。廊下徐徐有足聲。大家側耳聽時。有一人已推門進來。四人一看。原來就是那被捕的紳士。梅里很喜。立起來道。請進來。菜園躊躇道。突然到此訪問。打算與你商量一句話。既有客人在此。不妨緩日再來罷。說著。正想退去。梅里道。不必客氣。這裏的人都與你很有關係。正在這裏商議。說時。強攔手叫他進來。使他坐在椅上。不知菜園來此有何事故。四箇人又談些什麼話出來。

## 第十五章

岑菜園爲什麼要來訪梅里男爵呢。他昨夜得著玖寶威嚇之信。打算要將他

害死。但未定害死他的辦法之前。最好不把此事聲張。所以要來囑託梅里。萬一聲張出來。使玖寶一注意。玖寶就要把銀珠的秘密使他丈夫知道咧。盛雄吾曉得了。那還了得。所以也難怪菜園鄭重其事。不過此刻梅里及醫生鴛村畫工紫英。都不曉得菜園別有用意。不等到他坐定。都說歹人十分可恨。我們應當儘力搜索。望你也加入我們的團體內罷。紫英又很熱心的將收留貞兒及貞兒在屍骸縱覽室門口瞧見歹人。并且拏出自己所畫的歹人面相來。菜園見衆人過分熱心。想到自己與銀珠之事。倒很難啟口。想了半晷。方始說道。諸君非常熱心。實是我的幸事。況且你們又見過歹人。已畫成面容。真是欽佩之至。我也疑心一箇紳士就是那歹人。面相也與畫上很相似。因此我想借點緣故。與他決鬪。但是事前要請諸位不把此事張揚纔是。他說了一半。梅里早知其意。說道。你一定要保全那位夫人名譽。所以如此說的。你要向他決鬪。

夫人的名譽。更爲危險。還是我們三人出來搜索歹人罷。倒與你沒有關係的。旁邊的鴛村紫英也很贊成。頗欲進行此事。菜園即將昨夜書信一事說出來。（但是不提是判事之妻銀珠）且言現在若捉他到法庭上去。我很危險。大家都道。但是他人控告他。歹人決不會恨你的。并且歹人無論怎樣說。他別無證據。你一一可以指爲撒謊。判事也未必能信。此時衆寡不敵。菜園的主張。大家不用。菜園不得已。只得退讓一步。說道。那麼你們捉到了此人。必須先來通知了我。然後去訴訟。如此我可以預備預備。造些辨駁他的反對證據出來。此議大家贊成。說道。那麼預先來關照你。但是你不可將歹人如何處置的。四人約定後。又議論起來。第一畫中之紳士。是否真罪人。是否菜園所遇的玖寶侯爵。這畫不過紫英急忙畫成。難保沒有錯誤。并且菜園不過疑及玖寶。並無他從塔上推夫人下來的確實證據。要明白這一層。當領貞兒到昨夜與玖寶同

行的人下車處。木皮夫街去。搜索這街上是否有貞兒與母親宿過一夜的房。屋。若果有此屋。又應當探查是否玖寶所租。其次再與貞兒到俱樂部前。躲在馬車中。給他觀看玖寶出入時的姿態。究竟是否貞兒之父。玖寶倘使真是貞兒之父。木皮夫街之房屋。確是玖寶所租。貞兒與母親從俄國來。實是住在此屋內。那是不用疑惑了。此刻紫英與駕村。可以到木皮夫街去探查。若果然見是有房屋可疑處。再把貞兒領去。俱樂部那裏。今夜由蕊姑領著貞兒。乘在馬車中。監視玖寶進去。如此商量定了。纔把貞兒喚來。將父親在塔上害死他母親的話。詳細告他。并且略述此後辦法。貞兒。雖是箇孩子。很有大人氣象。他立刻答應。又言現在的父親。實在不是真的父親。在真的父親死後有的。所以我也不尊敬他。他既殺我母親。我自當替母報仇。大家商議定後。獨菜園不很滿足。然而也無法可施。只說你們捕得了歹人。必須通知我一下。我決不干涉他。



處置他的。他忍耐著走出門去。那知門外有箇乞丐似的人躲在那裏。跟著菜園而去。菜園那裏知道。頭也不回的去。

## 第十六章

諺云。英人好勞動。法人好尋樂。意人好跳躍。法國人髣髴尋樂是他一生的目的。那鴛村梅里紫英等搜索歹人也差不多當他一件樂事。梅里是箇義俠的人。愛救助他人。所以將孤兒貞兒養在家里。連蕊姑也留著。救助他人。便是他的樂境。鴛村是醫院內的醫生。執務時間之外。毫無事情。做些這種事。也頗覺有味。紫英雖是畫工。執筆之時。沒有執釣竿之時多。閑來無事。倒很想模仿著偵探去鬧一回。三箇都是尋樂之人。此刻等菜園去後。三人再商量片刻。約定第一探查木皮夫街。是否有玖寶侯爵租賃之屋。第二使貞兒觀看侯爵是否是他父親。於是紫英與鴛村去偵探木皮夫街。一出梅里之門。此時門前又有

人窺伺。跟隨二人而去。二人不知其細。一壁商量此後方法。一壁頓也不回的走走了一回。到一家菜館門口。紫英在紅帽子上撫撫頭。向鴛村道。實在近來我生意頗不佳。今天早晨沒有吃早飯。腹中很餓。此刻有事之時。竟做不動事情。咧。望你請我吃一頓罷。紫英也不怕難以為情。說將出來。鴛村倒愛他的淡泊氣質。說道。那麼你何不早說。可以即在梅里家中用餐。既如此。就是這裏罷。說罷。領著他上那館子的樓上去。那時本不是用簪的時候。所以別的客人也沒有。一箇鴛村道。這裏別無他人。我們可以且談且食。卻忙喚侍者來。吩咐備酒菜。紫英見都是上等的東西。卻無限歡喜。說道。午餐我倒一向可以不用。惟有早餐總除不了。此刻把上等的菜肴擺進去。儘可以到晚上也不餓。咧。偵探的方法。在我胸中。我一箇人擔任便了。他說著。很踴躍的將一盆一盆吃得乾乾淨淨。鴛村見了。以為人家徒是裝飾外部。只講體面的。反不如他那麼爽

直的好。如此倒把信用紫英之心格外增加。他們正在大嚼。忽見又有一客上來。這就是方纔跟隨二人的男子。二人那裏知道。不過鴛村總叫紫英說得輕些。其時那男子高聲呼侍者。向他問價。他聽了侍者之話。說道。我是聾子。你須高聲些。他自稱聾子。明明是要叫人不注意。更不能疏忽了。鴛村有意很响的說道。紫英君。他一定是偵探。一定是假聾子。再看那人的顏色時。覺得實是真聾子。絕無怪異之狀。紫英見了。說道。這是真聾子。就是偵探。來偵探我們。有什麼用處呢。於是。很放心。把貞兒的事。菜園的事。木皮夫街的事。一樣一樣商量起來。那男子聽了這些話。似乎事情已完。即忘叫侍者來。仍舊很高聲的一句一句問答算賬。眼睛總不對這裏看一看。竟自去了。二人又商議了一回。覺得鴛村打扮得如紳士模樣。要他一家一家去問。非常不便。至於紫英。一望而知是箇鄉下人。所以今天的搜索。只好紫英一人擔任。二人出了門。分頭向左右

而去。駕村再給紫英銀二圓。叫他預備著。作爲車資。紫英接受了。就赴木皮夫街去了。

### 第十七章

畫工紫英。可稱爲是箇奇人。除身上一套粗服。及一頂紅帽之外。別無財產。不過心裏絲毫沒有邪念。得些潤筆資。便把他去尋樂。有時在劇場中占上座。奢侈比王侯。有時入貧民窟。與乞丐爲伍。有人請教他。就是肉店的招牌。洗衣作的牆壁。也肯繪畫。懷中金錢一完。沒有求快樂之道。只得把釣魚來消遣一日。他如此生活。外表雖很似鄉下人。他的心。實是箇純粹巴黎人。巴黎之事。無巨細。他都知道。沒有一條街上無熟人。要到木皮夫街去尋侯爵的住宅。他去很爲相當。此刻紫英拿了銀二圓。在菜館之前分袂。向木皮夫街走去。途中買些上等煙草。一匣火柴。他許久沒有吸煙了。現在銜了一枝。忘命的亂吸。一回

兒到了木皮夫街。先將各處觀覽一遍。大半是舊屋。貼召租的很多。其中可疑的。卻有二家。照著貞兒之話想了一回。覺得一家外面用石築的。似乎近情些。紫英對他細看了良久。要想詢問他人。四面瞧瞧。竟沒有人走過。忽然想起數十丈前。有一鎖店。人家遷居。他們總容易曉得些。不如去問問他們。好得店主。人本與紫英有些熟識的。走過去一看。那店主從那一團亂鬚之中。發出聲來。說道。紅帽先生。本來打算來通知你咧。二三日。前那邊搬來一箇外國富豪。房內壁上。要想繪些畫。方纔他家的下人。走過這裏。還問起我有什麼相熟的畫工。我說起了先生。他說隨便何時。請你過去。紫英一想。再好也沒有。外國的富豪。必定是自稱西班牙侯爵的。瑰寶。我正在此探索。不料他們反來迎我。真是幸事。紫英大喜。說道。多謝你。近來我沒有什麼生意。壁上的畫也好。我與你。實是連帶的生意。你說那富豪。不是木皮夫街的石壁內麼。主人道。是啊。就是

那古屋。紫英曉得就是那可疑之屋。知道事情已成就了一半。卽忙趕到那家門首。叩叩門。只見側面窗上。露出一箇頭來一望。大約是下人了。紫英並不留意。說道。我叫紫英。是箇畫工。是鎖店裏指引來的。下人點點頭。便出來開門。說道。就是你麼。侯爵打算在房裏壁上。畫一獵場之圖。紫英道。侯爵是誰。下人道。我家主人。乃西班牙的貴族。望你先談定價錢罷。紫英道。價錢須看了牆壁的高與闊方可定奪。最好立刻領我去看看。下人道。那麼你隨我來。紫英進了門。下人將門鎖好。紫英不免有些疑惑。問道。你爲何如此嚴重的鎖門呢。下人道。無人在此看門。附近的小孩子們。往往趕進來胡鬧的。紫英道。侯爵不在此地麼。下人道。要等房屋收拾乾淨。然後搬來咧。此刻侯爵還住在旅館中。如此說著。領他入了一室。四面的窗。俱已深閉。黑暗異常。中央點一蠟燭。僅能辨別四周。紫英見了這怪狀。還不曉得自己要偵探敵人。此刻已反中敵人之計。只見

下人取了蠟燭前進。紫英跟在後面。彎彎曲曲。深入內室。方始見一間房間似的。其中有二榻。一張乃是小兒之榻。枕上俱有凹痕。這一定是那不幸的伯爵夫人與他兒子貞兒睡過的。那下人向紫英道。隔壁一間。乃打算繪畫的房間。你慢慢的進去觀看便了。說時。把紫英推將進去。紫英一進去。上面就有極重的門闌下來。紫英回頭看時。身體已在門內。下人尙在門外。這裏是極黑暗的一室。連蠟燭光也沒有了。可憐紫英被敵人引誘到此地來。還不知不覺叫道。快開此門。只管呼喊。外面並不答應。推推也不動。

### 第十八章

紅帽先生至此。方知是中了敵人之計。被敵人關閉在密室中了。現在事已如此。亦無可奈何。故紫英並不著急。以爲或者可以逃走。摸摸四面牆壁。兩面均是石塊砌成。外面塗著泥粉。堅硬異常。其餘兩面。如出入口。都有堅厚的門。

關閉著。連空氣也不流通。這是革命時代殺人如麻。把他虜囚敵人。或將人隱藏。藏在內的。若外面無人來救。只有餓死而已。世上再也沒有這樣失望的事了。他仔細想想。此處一定是玖寶所租之屋。可見玖寶是真罪人無疑。否則何用偽言要畫牆壁。特地關禁一箇畫工。但是他怎麼曉得我是他的敵人呢。怎麼能預先曉得我要到這裏來呢。他既如此神通廣大。我怎能去抵敵他。被他囚住。決計不能脫逃。牢獄之中。可謂最苦了。然而牢獄還是法律的所在。有些光綫。這裏真是黑暗世界。惡人違法的舉動。無法律。無人情。欲逃無路。沒有食糧。那裏可以長久。只有餓死而已。紫英悔恨不堪。覺得生命一刻短一刻。此時無論何等勇猛之人。不能不生絕望之心。紫英如發狂一般。一壁跳。一壁叫道。惡人。你們要我的命。我又不逃。又不躲。只管來與你爭勝負便了。他用力呼喊。耳中只有自己的聲音聽得。你想堅厚的牆壁。聲音那裏還達到外面去。後來覺



得不知那裏有薄的光綫射進來。見一面有一狹窗。外面有一人照著蠟燭。在那裏探望。紫英瞧了他的面貌。不禁又驚又怒。原來就是方纔在菜館中裝聾子的人。紫英怒道。惡人。你曉得我要來。特地先來做成這圈套的麼。那人冷笑道。不錯。是我裝聾子的。實在是我。你的中計。都是你智識不足。我昨夜立在梅里家的門口。你們的計略。我大概多已曉得。再到館子中細聽你們二人之話。然後回來。通知主人。曉得畫工必定向鎖店或錶畫店打聽的。於是先下手佈好陣圖。去託附近的鎖店錶畫店。說要請畫工。你不幸中計。實是你自己的粗心。此人很沈靜的嘲笑。紫英怒如烈火。喝道。爲什麼將無罪之人關禁在此。那人道。我正要問你咧。你爲什麼要來偵探。打算把我主人送往裁判所去麼。你一向只會拏一枝筆。怎麼立刻可以做偵探。未免太瞧不起我們。給你看。你別吃驚。他說著。將臉上假鬚取去。仔細一看。原來就是方纔領我進來的下人。

他的化裝。非常巧妙。竟會做出幾種樣子來。紫英過分驚訝。一時回答不出。竟倒退了一步。那人又獐笑道。你驚不驚。你與我到底不是對手。你須明白纔是。你若執迷不悟。惟有餓死在裏頭罷了。你肯自知失敗。向我投降。聽我說話。我便饒你。還可以獎賞你三千圓咧。你降不降。紫英一聽得三千圓。却是生平手中從來沒有積聚過這麼大的巨款。頓時臉上放出光彩來。聲音也低了。說道。三千圓麼。降了。你便怎樣。那人道。不難。你把梅里男爵收留的孩子。貞兒。寫信去叫他來。貞兒決不能叫他活命。梅里這人。一味多事。一群人都不是好東西。也難放他們活著。菜園駕村。非一箇箇殺死他不可。你此刻寫一封信。說已將玖寶侯爵的住宅覓到。快把貞兒領來。只消梅里一趕來。我們已得勝利。三千圓只買你一封信。紫英大怒道。我是不過要探索你的計畫。所以仔細聽你講話。你取侮辱我。說出那些話來麼。欺我這窮畫工麼。別說是三千圓。就是三

百萬圓。我紫英也斷不肯賣朋友的。說著脫下靴來。在窗上打那人的頭。那人略退一步。說道。你今晨幸虧鴛村破鈔。一箇人吃了三箇人的食物。吃得精神很足。只消將你在此餓這麼兩天。你就要求饒了。若不求饒。也總可以叫你死在這裏咧。他說罷就去。四面又黑暗了。

## 第十九章

紅帽先生紫英在密室中是死是活。且暫時不提。再說那蕊姑留在梅里家中。看守貞兒。有暇還教他讀書。自己無事。做些造花生活。這一天回到塔中。將所剩的一些兒器具。盡行運到梅里家裏。其時已有午後四點鐘光景。他今天與大家約定。要領貞兒到俱樂部門口去。觀看他父親是否出入該處。預備妥當了。雇一輛不注目的黑漆馬車來。與貞兒一同乘入。趕到俱樂部門前。早有六點鐘了。等在什麼地方好呢。向四處一看。俱樂部的對面房屋之間。有一小弄。

一來不容易被人瞧見。二來很可以監視俱樂部。再好也沒有馬車停在其間。向四面看時。見有一箇男子走來。蕊姑不敢正視。那男子急忙將一箇紙團拋入馬車中而去。蕊姑拿起來一看。乃用鉛筆匆匆寫的。只見寫著道。此人必於七時前來。若過時不來。可不必等候。他日再有機會。我當奉告。偷見渠到此。當俟其進門後。即詢問俱樂部之看門人。此紳士爲誰。如果爲玖寶。果爲貞兒之父。則已無用疑慮。與諸君之推測。適相脗合。諸君欲用何種手段處置。務必先告鄙人。此固頃間所約定者。設諸君爲血氣所迫。不及與我商議。以致無可挽回。則鄙人受累無窮矣。下面並無月日。僅書一箇菜字。可見得是菜園。菜園爲愛護他的情婦。方纔與我們約了還不放心。再送這字條來。蕊姑看完。藏入衣袋之中。歇了三十分鐘光景。俱樂部前。來了一輛雙馬車。車中出來一箇紳士。貞兒一見。即忙叫道。就是他。就是他。母親第二次的丈夫就是他。蕊姑等紳

士進去之後。吩咐馬夫去打聽此人姓名。馬夫走到俱樂部門口。與看門人問。答了幾句。便點點頭回來。說道。西班牙的侯爵。叫做玖寶。此刻不用疑了。貞兒之父。就是自稱玖寶侯爵的人。如此可見得不是好人。把貞兒之母從塔上推下來的。除了侯爵還有何人。蕊姑見並不空走這一躺。很爲歡喜。卽命馬夫回到梅里家裏去。

## 第二十章

蕊姑將俱樂部門前瞧見玖寶的情形。說給梅里聽。梅里道。那麼明天與駕村。紫英再商定此後辦法。菜園一面。卻是應當先通知了他。然後活動的。但是紫英陷了敵穴。梅里也無從知道。明天早晨。蕊姑一要探父親的病。二要去邀駕村。便帶著貞兒。到醫院中去。父親的病。沒有變動。等候駕村事務了結。三人一同出門。此時還不過上午十點鐘。大家在梅里家裏等候紫英。不料到下午還

不見來。大家說他本是氣象磊落的男子。前幾天從來沒有爽過約。他又很熱心。決不會忘掉的。如再不見來。可以到他寓所去探問的。談定了。蕊姑回到自己房中去做造花。歇了一回。梅里領貞兒入書齋。將平日愛讀的西班牙古狂客頓機翁的武勇談。演講給他聽。講得笑聲不斷。獨鴛村不入書齋。來到蕊姑房中。看他造花。看了良久。說道。姑娘你須送我一枝。鴛村本是箇青年。此刻與絕色的蕊姑。二人同坐一室。沒有旁人來妨礙。他怎麼不動心呢。但是蕊姑毫無這種心思。他明知與鴛村身相差甚遠。所以端端正正。目不邪視的坐著。答道。這做得很不好。實在難以送人。先生如果在其中見有合意的花。不妨自擇一枝。鴛村道。只要是姑娘親手製的。不管做得好不好。我是只消拿一枝已夠了。蕊姑道。這樣的東西。那里可以送給你。你看如此急急忙忙製成的東西。我自己實在覺得很惡劣。鴛村道。是啊。不料你如此急急忙忙做著。指頭竟很

能自由活動。并且製得極佳。不是奇事麼。此花若與真的薔薇一同插在花壇上。恐怕蝴蝶都要著迷咧。蕊姑道。笑話。那有這種事。鴛村道。並非笑話。這裏還有一朵比這假花更美麗的花咧。一只蝴蝶已經著迷了。蕊姑道。在那裏。鴛村指著蕊姑的臉道。在這裏。蕊姑頓時兩頰通紅。說道。你別走近。漿糊要沾在衣服上的。此時那貞兒正從書齋中趕來。說道。昨天紅帽先生送給我的畫報。不是在這裏麼。說著。向四面尋覓。那時貞兒若不來。二人的說話。不知可以進行到何種地步。現在被他妨礙。不曉得是二人的幸與不幸。讀者不讀完此書。還難明白。鴛村自知說得太魯莽了。便借端回去。蕊姑且獨自製花。滿了一束。打算去交與販賣店中。走將出來。只聽得書齋中梅里與貞兒正在高聲狂笑。他也不願去掃他們的興。即默然出門。他本是箇貧家女子。一向獨自在路上走慣的。此刻出了門。向四面看看。有無怪異的人窺探。他見別無可疑之人。便安

心走去。其實蕊姑此刻向四面觀看。實在毫無用處。他可是遲了。他若能在一點鐘前到此。便可以曉得自己有非常危險的事。不敢出門了。但是世上的人。那能預知未來的事情呢。當時他一點也不曉得危險。竟自出門。

## 第二十一章

巴黎有一著名的公園。叫做聖喬克。公園的旁邊。還有一箇高塔。叫做聖喬克塔。此處恰當市街中心。遊人無論男女老幼。都愛往塔中去遊覽。今天塔下有一羣小兒在那裏遊玩。旁邊有一箇十八九歲的美人。心有所思。對他們看著。這就是看塔人之女蕊姑。蕊姑拏著造花。出了梅里之門。卽往販賣店去。取了些定貨。此刻回來。走過此地。暫時立定。心中在那裏亂想。想起的無非是醫生駕村的一句話。駕村本來身分差得多。但是他心地的親切。人品的高尚。卻很合蕊姑之意。初次在醫院窗中眺望之時。蕊姑已生羨慕之心。今天在無人處



二人相對。他又耍討一枝花。他的說話。就算他是平常的客套。卻引得蕊姑十分愉快。後來又想到身分。始知此事永遠不會成就。但是我的心思。不知鷺村能否會悟。難道他心裏已有些覺得。特地來試試心。所以要討一枝花麼。他若曉得這下賤的看塔人之女作此妄想。一定要排斥的。左思右想。樣樣足以痛心。蕊姑想到這裏。不禁將腳頭立定。此時從簷下走過來一箇紳士。恰經蕊姑身前走過。蕊姑如夢中驚醒。擡起頭來望他後影。此人卻沒有留心。只是仰望天空。不看旁邊。大有等候他人之狀。蕊姑雖從未見過此人。卻覺得樣子很奇怪。異。年輕的女子。神經更來得敏銳。蕊姑自己也不知何故。只是留心著此人。又見那邊也來了一箇紳士。說道。等了好久了。說著攜手同往柱後。只聽得在那裏喃喃私語。聲音聽不清楚。蕊姑忽然聽得菜園二字。倒不免留一留神。只聽得一人道。此地比不得細君塔。鬧得不容易談話。又一人道。不打緊。簷下雖有

一箇看孩子的女子。決不是留心我們說話的人。二人見蕊姑望著一羣孩子。一定當他是看守孩子的人咧。第一人道。那麼我說罷。事情辦得很順手。那書信交與看門人。判事此刻一定已拆開觀看。曉得夫人被人盜去。氣憤憤的要趕往菜園處去咧。如此那銀珠正在菜園家中。不是菜園被判事殺死。定是二人決鬪。這就是方纔說的以毒攻毒之法。不知你的事情辦得怎樣了。第二人道。我的事情也很好。那紅帽人已入陷穴。此刻半死半活咧。只消將其餘二人與貞兒結果了。就沒有妨害我們樂境的人咧。到外國去住這麼一年。等風波平靜後回來。可以高枕無憂了。第一人道。此刻最要緊是結果貞兒。第二人道。那麼今夜將貞兒結果罷。蕊姑聽了這幾句。事情俱已明白。他無心在此休息。竟聽得了歹人之話。實是天助。歹人早將菜園與女人關係的事去通知他丈夫。并且今夜要將貞兒殺死。我不如先到菜園家中去。叫他注意。然後回到家。

中將貞兒隱往他處罷。打定了主意。暗暗的往菜園處去了。

## 第二十二章

再說菜園在梅里家中。與大家約定。無論何人。要將玖寶侯爵如何處置。必須先來通知我一聲。他們答應了。他便放心些。回來時想想。覺得擔心之事甚多。第一今夜蕊姑與貞兒坐著馬車在俱樂部門前等候玖寶。辨明是否貞兒之父。貞兒是箇孩子。蕊姑是箇女子。作事總未免粗忽。保不定不被玖寶看破。萬一看破。玖寶必定怨我。或者要把銀珠的名。去密告盛判事也論不定。如此一想。心中又很不安。即忙寫了一箇字條。命下人到俱樂部前。見有少女與孩子同坐馬車候著。便交與他。後來下人回來。說確已交去。雖覺得放心些。然而不能說一點也不擔心。不如去會會銀珠。對他說他的名兒已被歹人知道。叫他要十分留意纔是。但是怎樣的去會銀珠呢。從前我泰然的出入他家。此刻心

頭有事。覺得比入虎穴還怕。從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。乃盛判事赴衙門辦公之時。他丈夫不在家中的。若非在明天晝間去訪問。斷不能細細談話。只好等候到明天了。此外別無他法。這一夜很不安的上牀。翌日。恰巧午後二時之前。來客不斷。弄到三時。方可脫身。纔換衣服。菜園此刻有一件每日不可不做的事。乃留心觀看希茄洛日報有無廣告。爲什麼呢。菜園與銀珠從前約定的。在希茄洛日報上作通信機關。用暗語登在廣告中。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借廣告通信。從前約到細君塔上去。也是用暗號廣告知照的。所以一天也不能不看這報。他此刻將今晨送來的希茄洛日報拿開來一看。果然有自己所定的暗號廣告在內。菜園就曉得是銀珠給我的。忙將第一行一讀。不禁大驚。顏色都青了。那暗號之意。乃菜園致銀珠之書。菜園一想。我何曾登過這廣告。一定是什麼人曉得了我所用的暗號。將我們二人惡戲。這暗號一被人曉得。那還

了得。他呆呆對報紙上凝視著。再將下文讀下去。更吃驚不小。

## 第二十三章

暗號文說道。明日星期五。余在家恭候。午後三時。務請降臨。菜園驚得魂不附體。何人看破了我的暗號。特來苦我。一定是用這暗號將銀珠引誘到我家中。等我與他二人相對之時。突然使他丈夫到此。無非是這樣的計策。我須設法打破他的計策。纔是。星期五就是今天。午後三時。一回兒就到了。現在銀珠一定已出門。正向這裏趕來。事已至此。還有什麼法子。只有等銀珠來了與他商量罷。然而萬一雄吾比銀珠先來。這便怎麼樣呢。在判事與我爭執之際。那重要的證據物突然趕來。叫我還有什麼話說。或者我與銀珠商量之時。他丈夫闖進來。我也是進退維谷。無論怎麼。總不能逃。心中的苦楚。比從前竊玉偷香的樂境。加過數百倍。此時外面已有叩門聲。心想不是銀珠。定是他丈夫。心

頭劇跳。不能鎮靜。走出去戰戰兢兢開門一看。並非盛雄吾。乃是銀珠。菜園一刻也不敢躊躇。擁抱他入室。就對他說廣告實是敵人的計策。銀珠也大驚。到這種危急之時。女子早打定死的主意。已不顧名譽了。說道。不打緊。倒不如開了大門。不避人眼目。在此大大方方講話。我與你本是舊友。相對著談談。也無甚要緊。若自己膽小。反要弄得說不出辯駁的話來。我丈夫來時。我當與他力辯。只說出來買物。路上走得疲倦。在此休息休息。打什麼緊呢。銀珠大膽的狀態。菜園怎麼不著急。銀珠的主張。非常不完全。若盛判事心裏不疑惑。那是一句話就說得明白的。他既知細情而來。來勢必定很可怕。一見二人泰然坐著。他自然氣得頭昏眼暗。無暇聽他們辯解。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菜園卻早料到這一層。向他說此法甚險。決不可行。銀珠又換了一箇主意。說道。那麼我二人立刻逃往什麼地方去罷。我既如此愛你。再也不願在巴黎去侍奉那意氣

不相投的丈夫了。快些逃罷。只消與你在一起。就是逃往天涯地角。無論怎樣的不自由。我都可以忍耐。你不願意逃麼。到這種時候。你如此恐怖。難道你的心變了麼。銀珠熱心的說著。菜園回答不出。銀珠又道。你從前說爲著我連名譽生命都肯不要。這是謊話麼。你躊躇做什麼。只要有錢。就可以從後門逃出去的。銀珠一步緊一步。一句緊一句。菜園想不出如何回答。正在亂想。外面又有叩門聲。這是什麼人呢。

## 第二十四章

菜園慌道。你丈夫來了。快些躲避。你往鄰室去。室內有窗。從窗中躍出。可從後門逃去。逃歸家中。此事便完了。這不過是一時的方法。將來再談要否逃往外國。菜園強要將銀珠推入鄰室。不料多疑的女子。忽生一種疑念。說道。你如此要將我隱藏。我明白了。外面不是我丈夫。必是你另有情婦。此刻來訪問咧。因

此要將我藏去。我萬萬不願躲起來。我仍舊坐在此地。丈夫來也無法。事既如此。逃也無益。我須將我二人相愛之狀給我丈夫看看。銀珠絲毫不動。外面叩門之聲更急。菜園急得無法可施。說道。這種時候。你怎麼可以如此疑心。外面來的是盛雄吾。一進來就明白的。還是快躲入鄰室。強把他推進去。將門緊閉。自己裝做鎮靜之態。走到外面去開門。開了門一看。見門外的人與銀珠一樣。也是穿著黑服。用厚覆面遮隱的女子。菜園驚道。你是何人。女子已來不及回答。說道。這裏不是講話之所。後面有人進來了。說罷。便強自趕將進去。菜園訝道。這算什麼。你走錯了人家咧。菜園正想推他出去。他取去覆面。說道。是我。我是蕊姑。此時已露出他的美貌來。菜園如黑暗中人突然瞧見日光。將眼睛對他凝視著。說道。蕊姑你做什麼。蕊姑道。我是來救你所愛的夫人的。於是將聖番友塔旁所聽得的歹人之話。詳述一遍。菜園方悟他的好意。但是在此講話。



被銀珠聽得了。更要疑是我的情婦。不如帶他進去。直告銀珠。使他明白我二人別無關係。他打定主意。卽領他進去。使他在方纔銀珠坐的椅上坐著。蕊姑本是聰明伶俐之人。已知菜園心事。曉得夫人必定躲在鄰室。所以有意很響的再說明自己來意。此時外面又有叩門聲。這一次定是盛雄吾了。菜園也叫蕊姑從鄰室的窗中逃出去。也把他推入鄰室。暫時聽聽。似乎二人已聽他的話。靜悄悄如無人在內。菜園方始安心。再裝做沈靜之態。出去開門。來的果然是雄吾。雄吾到底是一箇判事。並不吵鬧。默默然跟菜園入內。從衣囊中取出一封書信。說道。菜園君。我沒有什麼話。你且看這書信。菜園大驚。姑且忍耐著觀看。總算是膽大的了。這是什麼書信。讀者諸君必定已經曉得。乃夕人送與盛雄吾的。那筆跡與昨夜寄到菜園處來的一般。只見寫著道。雄吾君乎。汝妻爲友人岑菜園所盜。汝不知乎。與菜園同登細君塔者。足下之妻也。菜園誓死

不願向足下道破者爲此。足下若不信。今日午後。可往菜園家中。可遇見菜園與銀珠。正作密會也。這封信。文字雖短。頗足以使雄吾憤怒咧。

### 第二十五章

菜園讀了此信。心中雖驚。臉上不露出來。說道。你信著無名書信。疑及二十年深交的朋友麼。雄吾也將怒氣鎮壓著。說道。我並非單信這書信。稿是瞧見銀珠進來的後形的。菜園道。你弄錯了。我家中並無那樣的女子。你疑我。我決不怪你。你可以疑你品行方正的夫人麼。雄吾道。有什麼方正。菜園道。你如此多疑。何不回到家中去看看。夫人一定好好在家裏。雄吾道。定不在家中。我是看他進來的。菜園道。並沒有來。尊夫人實在不在這裏。雄吾道。倘使不在此。定是你叫他逃去了。我在前面上橋時。明明見一黑衣覆面的女子。急急走來的。雖相隔甚遠。然而自己家裏的人。決不會把他人看錯的。現在必定是你使他逃

去了。菜園道。我這裏只有一箇門戶。從那裏逃出去呢。雄吾道。這樣的飾詞。要我肯信。你竟大誤。就算是只有一箇門戶。世上決不會有無窗戶的房屋。躲入鄰室。不是可以從小窗中逃往後庭麼。盛雄吾到底是判事。他的話如親眼瞧見。一一深射入菜園胸中。然而菜園還不屈不撓。說道。話雖如此。房屋上必定有窗。然而窗戶不是供人出入的。那裏可以鑽出去呢。雄吾道。那麼還在鄰室中躲著咧。菜園道。你說此話。有何證據。雄吾道。要證據麼。此話太侮辱我盛雄吾了。證據就在鄰室。你快把此門打開。不必多話。菜園此時卻急到至矣盡矣。銀珠如已逃去。開開也無妨。倘使尙未逃去。如何得了。從窗中跳入後庭。男子尙且不容易。況且銀珠是無論怎樣不願逃走。要給他丈夫觀看。二人親睦之狀態的。所以或者尙在室內。也未可知。因急急的道。你太失敬了。我也是箇紳士。你如此疑我。我也難以默然。必須用決鬪來洗我名譽。你快些回去預備。

公證人說到這裏鄰室忽然有起聲息來。雄吾道：你還說是不在鄰室麼？說罷自己過去開門。豈料裏面跳出一箇美人來。二人都大大吃驚。美人是誰？乃是蕊姑。蕊姑向二人看看，仍舊將門關好。先向盛雄吾道：你說看見進來的就是我的後形。我爲自己名譽起見，躲在鄰室，只因你疑心太重，只得拋棄名譽出來了。菜園是我的情夫，除我之外，他決不愛其他女人。我也不許他愛其他女人的。蕊姑大聲說著。判事驚得退後數步。菜園眼睛看著蕊姑，十分感激。蕊姑僅曉得此人是判事，姓名卻不知道，以爲此後未必再會遇見，不妨如此大膽說著。搭救他們的危險，倘使曉得他就是盛判事，乃塔上事件的判案官，將來尚有會面之日，那就不敢亂話了。但是此刻無暇細想，救他們的危急要緊，他見判事如此驚慌，不免暗喜。知道菜園與夫人都可脫險，卽凝視著判事道：疑念既消，我也不必再在此地要去了。說罷就要走。菜園十分感激，忘其所以，竟

過去與他接吻。蕊姑去後。判事深悔自己多疑。向菜園謝罪而歸。判事既去。菜園十分失望。不知他疑念要否復生。總之我不應該欺那二十年的老友。竟成了。一箇無恥的惡漢。咧。那裏還可以稱是紳士。再有什麼面目到紳士社會去見人呢。

## 第二十六章

那看塔人的女兒蕊姑。一時心中可憐菜園。便僞稱菜園之情婦。消滅判事怒氣。後來恐怕看破。便急急回去。一出菜園之門。想到我名譽掃地。不免悲上心來。雖是箇下賤的女子。到底是清清白白的處女。一點也沒有什麼污點。一朝見事情危急。便自己出來僞稱情婦。不是已把自己名譽拋去麼。此後若有人說我身體已被菜園所污。我用什麼話來辯解。判事此刻雖已不疑。將來保不定不再生疑念。到那時若再留心菜園的舉動。曉得他與梅里相識。或者到梅

里家裏見了我。要問起我的來歷來。我如何答法。我在梅里之前。可以說是菜園的情婦麼。梅里一曉得。頓時就要當我是箇淫賤之人。并且既入梅里耳中。鴛村就會知道。若當我是無恥的女子。把我從梅里家裏趕出來。這樣有壞名譽之事。怎麼挽回呢。我若向他們直說。說是因爲要救菜園一時危難。所以如此。然而恐怕人家未必肯信。并且我一吐真情。宛如將菜園送判事。連此次忍著恥辱救他。也是白白勞力。還是只管把我的身體深沈在恥辱之中罷。此時若有人向蕊姑說那判事就是盛雄吾。乃塔上事件的判案官。將來必有與你見面之時。蕊姑聽了。不知要如何失望咧。現在蕊姑祇知是箇判事。不曉得他姓名。以爲將來決不會再見面的。蕊姑心中另有掛念之事。什麼事呢。就是爲那貞兒。方纔在塔旁聽得歹人之話。說第一要殺貞兒。大概日間不便施行。夜裏必定實行的。貞兒此刻與梅里二人在家。梅里固屬有勇氣的男子。不過性

情正直。容易受人欺騙。保不定不上歹人的當。我必須迅速回去。十分準備纔是。於是蕊姑即乘著街上過的馬車。馳歸梅里家裏。說也奇怪。方纔窗戶一齊開著。此刻俱已關閉。像室內沒有人的樣子。難道我出門之後。梅里帶著貞兒出去散步了麼。他一壁亂想。一壁登樓。且連叫幾聲梅里先生。竟無人答應。若是出去散步。大門一定鎖的。爲什麼開放著呢。正在向四面觀看。只見梅里慌慌張張從下面趕來。蕊姑一見他。即問道。貞兒怎樣了。梅里道。貞兒麼。他睡在房內。蕊姑道。怎麼如此不當心。叫貞兒一人睡著。看守也無人看守。你竟出去了。梅里道。你有信來。說被歹人跟隨著。叫我到公園裏去搭救。我那裏還來得及想貞兒。即趕往公園中。四處尋覓。總也找不到你。於是想起貞兒。纔回來的。梅里氣喘喘說著。蕊姑莫明其妙。對他看著道。我何曾寫過信。梅里道。怎麼不是你寫的。說時從衣袋中取出信來。蕊姑曉得已中歹人之計。也無暇細述。只

道別的不管。我很擔心貞兒。他睡在房內麼。說著。向那邊一看。瞥見一物。乃貞兒房屋的窗外。有一繩梯掛著。這一定是什麼人從外面用繩梯上樓的。蕊姑叫道。梅里先生不好了。

## 第二十七章

窗上掛著繩梯子。實是奇怪之至。蕊姑推開梅里。趕到貞兒房中去。梅里從背後叫道。你不必擔心。貞兒好好睡著。一鬧反要驚醒他咧。蕊姑對牀上一看。果然貞兒很熟睡。那麼也不必去驚動他。輕輕走出房來。但是蕊姑因著方纔歹人之話。再加著窗上的繩梯。總覺怪異。說道。梅里先生。既有繩梯在窗外。我們家裏一定出了什麼事咧。梅里並不留意。說道。不然。白天那裏會有人用著繩梯暗入人家。這大約是……說到這裏。想了一想。又道。大約是紫英的東西。他昨天赴木皮夫街去尋覓玖寶的住宅。還沒有回來。一定是他用繩梯去偵探



玖寶之住宅。此刻帶著回來。見我們不在。便把繩梯代替名片。留在窗外的。此人行動怪異。所做的事。往往出人意料之外。這說話似乎也有理。然而蕊姑總不信。說道。話雖如此。那些惡漢爲什麼要造我的假信。把你叫到公園中去呢。不是奇事麼。其中沒有緣故。決不會叫你去的。我們既不在家。紫英先生斷不會如此。還是快把貞兒叫醒了再說。梅里也贊成。說道。好的。貞兒已睡了三點鐘。白天很夠的了。待我來叫醒他罷。說罷。走到牀前。俯下去一看。貞兒的臉。竟已死去。不禁顫著道。不好了。便伸手去摸他。伸在牀邊的一只小手。已冰也似的冷著。梅里雖是箇男子。不禁哭道。被惡漢弄死了。蕊姑聞聲驚道。被他們殺死了麼。梅里道。已被殺死。無法救活咧。蕊姑暗想我竊聽了他們之話。已知貞兒危急。再到菜園家裏去走了一趟。便鬧出這種事情來了。想到這裏。立足不穩。伏在牀上大哭。梅里道。哭也無用了。這明明是用兩手在喉間叉死的。尙有

紫色指痕留著。我收留了這孩子。不報警察。不領往裁判所去。此刻殺人的嫌疑是逃不了咧。不如待我到盛雄吾判事那邊去自首罷。你是證人。必須同去。我們先到醫院中去帶駕村同行。蕊姑從了他的話。立起來說道。二人一同出去。這死骸怎麼處呢。梅里道。人已死。決不會再有人謀害他咧。儘不妨仍舊使他躺著。於是二人一同出去。乘著馬車。先到醫院中。將蕊姑留在馬車內。梅里進去見駕村。說明方纔之事。駕村也很吃驚。願一同去見判事。幫他說話。走到外面。見蕊姑等著。忽然停了步。說道。蕊姑真可憐。他父親在這醫院中治療。剛纔已經死了。梅里道。那看塔人死了麼。駕村道。死雖死。我看還是暫時不給他曉得的好。梅里道。等自首的事情辦完。然後慢慢使他曉得罷。說畢。二人纔上車。三人坐在車中。回裁判所進發。

## 第二十八章

貞兒被殺一事。向裁判所自首了。那梅里鴛村蕊姑三人。究竟有何結果。姑且暫時不提。再說那紅帽先生紫英氏。中了敵人之計。關閉在密室中。他人雖窮心一點也不貪。許他三千圓。也買不動他的心。要把他餓死在密室內。他也不怕。只是大聲叫罵。惡漢聽得生氣。只好走開。他便拳腳交下。在室內大鬧。暗室之中。那裏有門戶。也不曉得。僅覺四面俱是堅厚之牆壁。他知道絕望。便仰臥地板上。大聲叫喊。外面既無人來救。我又無法出去。我在這裏。什麼人能夠知道。鴛村梅里。未必會來救我。那麼果如惡漢所言。只有餓死了。單說餓死。想必也不是容易的事。叫我怎麼好呢。他正在亂想。已昏昏睡熟。大凡人到心中非常激動之後。往往很易不知不覺的熟睡。兵士在戰場上激戰後。雖礮聲隆隆。鬧得天翻地覆。也有橫在草中安睡的。這是臨過陣的人。無不知道。紫英與他道理相同。自己也不知睡了若干時刻。做了一箇長夢。到醒來時。已忘卻身體

在密室中訝道。怪了。我從來沒有在未出太陽之前醒過的。今天確是天還未明。我好像是做了一箇夢。被人關在密室中的。且慢。這不是夢。我與鴛村同上館子用膳。遇見那聾老人付了賬出來。便到此地。一樣一樣都是實事。那裏是夢。不好了。我當真在密室中麼。說著。跳將起來。兩足忽覺有些立不穩。原來腹中飢餓不堪。氣力全無了。若再睡下去。不是要餓死在夢中麼。想到自己。更覺可怕。再把手腳亂打亂踢。那牆壁的堅硬。與前無異。覺得手上足上處處發痛。用不出力。只得再行坐下。世上苦楚的事雖多。總也沒有現在紫英那麼苦了。他獨語道。我如此下去。死是一刻近一刻了。總要打破這門戶纔好。將手在衣袋內摸摸。他本來除衣服外別無他物的。此刻袋中倒有一柄小刀。乃釣了魚烹調時用的。雖不銳利。比沒有總好些。再摸摸袋中。居然還有東西。乃鴛村給了他錢買的捲煙與火柴。紅帽先生不禁大喜。宛如漂流在荒島的人。得了食

物。愛吸煙之人沒有煙吸。比沒有飯吃還苦。他把火柴一擦。以爲室中一亮。大約時間也可以曉得了。但是向四邊一看。到底懷中沒有帶錢。那裏能夠知道時間。於是吸起煙來。尼哥丁之效力。頓時使精神爽快。卽立起身來。打算再行運動。此時聽室外又有足聲了。

## 第二十九章

紅帽先生聽得了足聲。以爲是鴛村或梅里來救我了。立刻勇氣大增。可惜這勇氣不長久。再想想鴛村與梅里。不知我在這裏。怎麼會來救呢。雖與他們約定到木皮夫街來偵探的。他們怎麼曉得在木皮夫街的這一家呢。卽使曉得了。也未必能進來。那麼究竟足聲是什麼人呢。要防備纔是。立起來候著。足聲漸近。那狹窗開了。從他手中的燭光一看。仍舊是那引誘進來的下人。紫英一見他的面。又與方纔一般的大怒。罵道。你這畜生。來此何事。那人冷笑道。來看

看你死了沒有。紫英道：死不死，不用你來看。那人道：你現在雖嘴硬，到後來肚子飢餓，就要死咧。你到那時不要後悔。你爲何如此不明白？只消服從了我的話，立刻就饒你。你還不悔悟麼？紫英道：悔悟什麼？三千圓賣那孩子麼？你別來污我的耳。那人道：你別這麼大模大樣。又不是不經你的手，得不到那孩子的。你若不肯，我一箇人闖到他家裏，將他殺死，一點也不難。我要與你合夥，不獨爲著孩子，要連鴛村梅里也都殺死他們咧。所以與你商量的。你打算怎樣？三千圓能够答應麼？一點也不難。只消依著我的話，謄寫一封書信就好了。三千圓買你一封信，連自己的生命也可以安全。這樣便宜事，那裏還有朋友交情，都是空的。你何必如此愚笨。不如早些聽了我罷。紫英聽了，憤怒道：我一出此室，第一要你的腦袋。放你活在世上，不是要把這巴黎弄髒麼？那人哈哈大笑道：你這人真可笑。給你三千圓，饒你生命。我如此親切，你反不知好歹。你的報

應就在眼前。不得食物。飢餓而死。須知是世上第一苦事。紫英道。你且等著。你不久就要上斷頭臺了。像你那樣上斷頭臺。還是我餓死在此地好得多。那人道。你別妄想。我那裏會上斷頭臺。那貞兒。鴛村。梅里。菜園等。被人暗殺之時。不遠了。我們俱已安排妥當。殺死他們。要等風波平靜。主人與我。打算赴亞洲遊歷。明年改變了樣子回來。還有什麼人曉得呢。你的朋友在這三日中。一定要殺完的。你須記著。紫英聽了這可惡的說話。那裏再忍得住。卽道。你既如此膽大。何不從洞中鑽進來。與我決一勝負。我先來結果你的性命。你這膽小的東西。那人道。憑你怎樣罵。我決不是肯輕與人鬪的。諺云。狂犬之旁不可近。我不來睬你。你一定餓死的。何必要決什麼勝負呢。你不從我。我們鎖著門動身。你慢慢的斷氣便了。這屋子我主人已付房金一年。所以一年內沒有人會進來的。到期滿時。房主來發見你。你已爛得只剩骨頭了。他說到這裏。正想再說下

去瞥見紫英正在那裏吸煙。此人不禁訝道。你吸煙。那裏來的火。紫英道。自然是火柴上來的。我爲著不能不吸煙。所以不出入貴婦人社會。你道我可以離開火柴麼。那人聽得了火柴。不知何故。竟很有驚慌之狀。

### 第三十章

紫英見那人聽得了火柴。非常驚嚇。便得意道。你怕我有火柴麼。那人裝做沈靜。說道。這怕什麼。你此外還有何物。紫英道。你實是怕了。所以要問。我還有煙捲小刀等種種東西。等你走開了。我卽放起火來。那人笑道。不料你這人愚得如此。我問了你火柴。你就以爲是怕你放火。你且仔細想想。那裏有下手之處。很光滑平硬的牆壁。別說是火柴。連火把也燒不著他的。卽使能燒。你自己一定也燒死在內。好得此屋業已保險。燒去他。主人很歡迎。我是因爲你偏強過人。所以打算到裏頭來將你又死。因此順便打聽你懷中有無刀子。紫英道。只



有一柄小刀。你快些進來。那人道。不高興了。還是讓你餓死的好。紫英道。那裏會餓死。倘使燒不著。我便將頭顱撞碎而死。紫英一點也不怕。那人見了這情形。又想了一想。再換一種柔順的口氣。說道。我若將三千圓加至五千圓。你還不肯寫信麼。只消你答應一聲。紙筆俱已齊備。你別過分倔強罷。這是最後之談判。我口中念一二三。你在這時刻內回答。時刻一完。我立刻就去。憑你怎樣求我。我決不救你了。你聽好了。一。怎麼樣。二。還不回答麼。只有二箇了。三。不答應麼。那人只是催著。紫英總不開口。那人明知無效。便閉窗而去。室內依然黑暗。紫英暫時側耳聽聽。那人一重一重在那裏關門。確已遠去。紫英想著此後的事。無論怎樣。非逃去不可。若果如那人所言。他們要打算結果貞兒。駕村梅里等人。我須趕緊逃出去。替他們設法。纔是那麼怎樣的逃出去呢。方纔他聽了火柴而驚。難道有什麼意思。房屋燒起來。我一定也燒死。然而或者有萬一

之希望。與其毫無希望的餓死。情願用盡平生之力。去求萬一之希望。打定了主意。擦一根火柴。沿著牆壁向四面照去。只見室隅有一堆木花。紫英喜得跳起來。說道。是了。了。就是這件東西。因此那人如此恐怖。此室因爲要關閉人。所以命木匠。將木花聚在一起。喜道。好極。這裏還有風爐。且風爐中有炭的。紫英再將。將木花聚在一起。喜道。好極。這裏還有風爐。且風爐中有炭的。大約是海。前膠水的。此刻待我生起風爐來罷。不過一生風爐。煙必定很多。不要怕。死麼。然而非冒險不可。紫英將風爐移過來。又發見一物。他更大喜。叫。極。說時火柴已滅。再照時。實是鉤花中有一束蠟燭。這是木匠做。下來的。一打用去了一半。還有六枝。實是天賜之物。那人曉得有這件。在內。所以怕火柴。紫英勇氣更足。就預備燒牆壁了。

紫英先點了一枝蠟燭。四面瞧瞧。不知那一面容易燒些。用手敲敲。俱是磚砌的。外面塗著泥土。都不能燒。只有進來之處。始有一門。厚雖厚。大約是木製的。我要逃走。只有此路。先將小刀在風爐邊上磨過。在門上試試。果是木製。外面塗黑。不見木質。其實乃是堅硬的木材。木材決沒有燒不著的。乃將風爐中的炭。生起火來。把紅帽擎下來扇著。等他火勢一盛。便將風爐移至門下。再用帽子送風。獨語道。煙多起來。如何是好。還是用火柴大燒特燒。可以使煙少些。然而未得逃的路。以前大燒起來。不是先要燒死麼。只消燒成了洞。就可以通空氣。煙也可以出去咧。幸虧房屋甚高。煙向上面升去。還不妨事。紫英大約扇了半點鐘光景。燒成一箇直徑四寸光景的穴。望望室外。黑得咫尺莫辨。難道他已將門通通鎖著出去了麼。我燒開了門。能否逃走。尙不能定。紫英再離開二尺。照樣的燒去。燒了兩點鐘。共成三箇洞。用手到洞外去摸摸。除冷的地板外。

別無他物。他暗想非燒掉此門不行。於是將木花聚在洞中。用蠟燭點火。再將木花中之木片助那火勢。木門雖厚。已燃燒得很利害。現在是要消滅他。也沒有法子了。紫英一面避那火燄。一面等候燒盡。火焰穿進來。避來避去。熱是熱。得不要說了。逼得臉上也差不多要腫咧。他等候良久。門還沒有燒盡。火燄已穿往外面。且聲音甚大。只管等著。與待死無異。現在門燒得如此。未必打不破。他又如發狂一般。用盡平生之力。將肩頭撞在門的中段。居然不出他之所料。門已碎成兩塊。倒在前面。紫英與他一同倒地。頭髮俱已燒盡。到底非常之時。必有非常之勇氣。急忙立起來。跳到一丈以外去。欲尋逃路。看看情形。火已從樓梯上燒到天花板上。無法救滅了。我也不能再留一刻。向四面趕來。趕去。看看各處門戶。都是從外面鎖著。只有一處僕役室似的地方。有一小窗。卻沒有鎖。跳將上去。居然把窗打開。向外面望時。離地足有一丈。跳下去。必定跌得

臂斷骸折。然而比燒死總還好些。他向下一躍。雖跌在地上。並未負傷。立將起來。見四下無人。即急忙忙的奔去了。

### 第三十一章

紫英九死一生。逃出了黑獄。非常欣喜。一直向梅里住的卡珊紫街趕去。當時他形狀的怪異。實足令人驚訝。平日最愛的紅帽。替代了扇子。已遺忘在密室之中。那好幾箇月不洗的頭。露出在外。衣上各處。有燒破處。有扯破處。臉上手上。俱已燻黑。鬚髮是亞非利加內地捕來的野蠻人。走在路上。人人注目。走了一回。他方始覺得自己姿態怪異。萬一被警察看見詢問起來。那就不好弄。即忙乘了街頭馬車。摸摸懷中。幸虧尚有幾箇角子。付與馬夫。叫他趕快前去。馬夫莫明其妙。看看角子。很不放心的納入懷中。一到卡珊紫街。這裏本是學生往來極多的地方。倒不注意人家衣服的。很覺放心。出了馬車。走到梅里門口。

只見大門緊閉。暗道他們怎麼不曉得我回來。竟一齊出去了。叩叩門裏面並無聲息。莫非他們已得了信。曉得今夜惡漢要來殺貞兒。所以嚴重防備著麼。看看店家的鐘。剛過五點半。又不是散步的時刻。往那裏去了呢。再在門上推推。背後有人叫道。裏面沒有人。回頭一看。乃是對面靴店裏的人。紫英與他有些面熟。即走到他店前去問道。他們什麼時候出去的。那人道。今天朝晨起。時常出出進進。在一點鐘前。主人與妻子慌慌張張出去了。紫英道。什麼。主人不是梅里麼。他那裏有妻呢。那人道。不知是不是他妻子。出現得也不過二三天。咧。是箇十八九歲的美人。紫英道。噯。原來是蕊姑。蕊姑與梅里慌慌張張出去。這是什麼道理。那人道。卻非常奇怪。我天天看著。從前很沒有人出入的。這二三天內。樣子大變。時常有人出入。并且昨天今天。還有人立在門外窺探門內。咧。昨天你出來時。就有箇鬼鬼祟祟的人跟在你背後去的。說到這裏。方始留

心細看紫英的身上。卽道。你不是從火燒處趕來的麼。衣上還有布毛臭咧。紫英道。閑話別問。梅里與蕊姑出門時。帶著一箇八歲的孩子同去的麼。那人道。沒有。那小孩子在朝晨。卻在窗內見過二三次。下午竟沒有見過。大約是睡著了。紫英一聽此話。更替貞兒著急。在房屋的周圍觀看一遍。一面窗下。竟有怪異的繩梯掛著。那邊恰巧是貞兒的房。他心中更疑。卽從繩梯上徐徐上去。由窗中入室。一見貞兒的死骸。卽驚得顏色大變。向外面高叫殺人殺人。大家聽了此聲。往來之人都立定了腳。鄰居一齊出來觀看。警察過來。見了紫英之怪狀。叫道。你爲何用繩梯闖入人家。警察在下面叱責。紫英驚道。這繩梯乃歹人所用。室內還有殺人的證據咧。說著。走將下來。警察道。你這人就可疑得很。殺人一定是你。紫英足還沒有著地。已被警察捕住。說道。快隨我到署中去。

### 第三十三章

判事盛雄吾得了無名書信。趕到菜園家中。以爲藏的一定是我的妻。那知是箇素不相識的女子。於是方知自己多疑。謝了菜園出來。正想回到裁判所去。調查塔上事件之證人。然而心中一生疑念。到底不易消滅。且把調查證人延至明日。且回到自己家中去看看我妻銀珠的狀態如何。銀珠若好好在家。那是我錯疑了人。不妨向他說明了謝罪。倘使不在家中。到底還可疑。應當問他究竟往那裏去的。打定主意。回到自己家裏。一踏進門。瞧見下僕。卽問道。夫人在家麼。下僕答道。在家。話猶未了。那應接室中銀珠很活潑的趕出來迎接。顏色毫無變動。那裏瞧得出剛從奸夫家裏窗中逃回來的呢。巧言令色。本來是女子最工。銀珠將手攔在丈夫肩上。說道。你爲何回來得很遲。今天是我會客的日子。已有四五箇客人來了。本打算來尋你咧。快進來罷。說著。攜手與他進去。判事自覺慚愧。自想銀珠既在此等候我。我反趕往菜園家裏去尋覓。我未



免太愚了。走入客室。見有兩位紳士兩位貴婦人。都在那裏談塔上事件。一見雄吾。齊道。主人回來了。現在我們在此評論。分做兩黨。一黨是說塔上事件的。婦人乃自盡的。一黨是說爲人謀害的。都以爲問問你就能明白。所以在此等著。雖稱裁判祕密。這一點總可以說的。你說到底是那一說確實。果真是謀害麼。雄吾心中雖不快。又不能不答。卽道。不是自盡。確是謀害。此刻是都有眉目了。一人道。你看。不是我勝了麼。一人道。不然。惡漢未捕到以前。就是判事的眼光。也未必看得絲毫不錯。并且判事愈精明。反容易失敗。人家常說奸淫的事。往往法官與土官之妻最多。大家無心說說笑笑。雄吾頓時臉上紅著。偷看銀珠的狀態。卻看不出什麼。盛雄吾只得將此話撇開。另講他話。所以臉上裝出不悅之色。他人的話。不很回答。就有一箇女客瞧見判事之面。說道。主人怎麼有些不快。我明白了。今天菜園君沒有來。所以覺得乏味了。判事聽得了菜園

二字就要皺眉頭的。不料一箇紳士就將菜園作爲話題。說道。說起菜園。他近來在貴婦人社會。有秘密關係。不知是與誰。雄吾君與他知己。一定曉得的。偷使真的不曉得。那是方纔所說判事愈精明。反容易失敗的話是確實了。另一紳士道。那婦人很容易明白。他所出入最多之處。要算是這裏與舍間了。他難道與我妻有什麼關係麼。一紳士道。不然。定是我們不認得的。他斷不致盜友人之妻。又一紳士道。這也說不定。說罷。哈哈大笑。判事愈聽愈不快。再看看銀珠。銀珠雖老練。也大有不安之狀。於是判事疑念又復活了。

### 第三十四章

盛判事聽了無心的客人雜談。那疑念又復生。很想早早使客人回去。再往菜園家中問問方纔那女子的姓名。然後用偵探去打聽此人的底細。這時候雄吾不聽得客人之話。只管監視夫人的狀態。銀珠見丈夫神氣不對。也很不安。

竟不像平日那麼很活潑的交際手段。沒精打采的回答客人之話。客人見夫  
人不快。便問他是否心中不快。他們見主人夫婦都不悅。再坐著也沒有什麼  
趣味。一箇箇託言回去。不多一刻。只剩夫婦二人了。雄吾見四下無人。便要向  
夫人問什麼話。只見下僕進來說。外面有三箇人要求見。說是塔上事件的證  
人。有重要的事要報告。雄吾把眉頭一皺。暗想真是討厭得很。忽又想了一想  
問道。其中不是有箇梅里男爵的麼。下僕答道。是的。盛雄吾想我雖沒有見過  
梅里。卻記得證人中有梅里其人。并且也曾由菜園問過梅里。現在我若見了  
梅里。細細盤問。自然菜園的行爲。也可以明白。我的疑念。也可以確實。并且菜  
園見了梅里說些什麼話。也能借此打聽。頗足以做我的參考。便對下僕說道。  
你叫三箇人在次室等候。待我到了自己室中。一按呼鈴。你先叫梅里進來見  
我。說罷。就離開銀珠而去。銀珠也不曉得此三人的說話。於我有何種關係。我

獨自留在這室內。也無甚意思。俟丈夫去後。也就退往自己房中。那盛判事一到室內。便坐下椅子。先要鎮靜自己的心。歇了一回。接一按鈴。應聲而入的。就是梅里。梅里向判事指定的椅子坐下。卽道。我一向沒有做過惡事。受閣下的調查。不過是做證人罷了。決不敢說謊話。判事道。你是箇紳士。一向品行方正。我都曉得。梅里道。那麼我說罷。我得了一箇很重要的證據品。只因把他藏著。便弄出事情來了。判事見他如在那裏謝罪。倒有些詫異。對他臉上凝視著。梅里續道。塔上事件發生的一天。菜園氏受嫌疑拘去後。我總以爲菜園之外。必定另有眞罪人。所以特地重新上塔去搜查。判事道。你上去後。塔上果見眞罪人麼。梅里道。那惡人已不在。僅見他的兒子。惡人害死了老婆。拋棄了兒子逃去喇。判事大驚道。這是眞的麼。梅里道。確是眞的。我卽把那孩子帶回去。本來不應該藏在家裏。必須交與裁判所方好。所以第二天我帶他到裁判所門前。

忽見菜園恰巧從裏面出來。說是已經釋放。菜園的嫌疑既明白。我想似乎不必將這孩子再交與裁判所。因重新帶他回去。我與兩箇友人。就把這孩子做了證據。只一味在那裏搜尋惡漢。判事道。那是不行的。你又非法官。怎麼將重要的證據藏在家裏。還要自己去搜尋惡漢。不是奪了裁判官的職務麼。梅里道。這確是我的不是。所以很覺懊悔。判事道。懊悔也無益。只消你現在把孩子交出來就行。今天一定帶來的了。梅里吞吞吐吐的道。現在這孩子被人殺死了。判事聽到這裏。竟以爲梅里是瘋人。從椅上立起來。打算要喚警察咧。

### 第二十五章

梅里卽道。這也無怪閣下吃驚。且請細聽詳情。於是從塔上發見貞兒。及屍骸。陳列館瞧見歹人。歹人乃貞兒之父。他把妻子叫到巴黎來。打算殺妻棄子等事。細述一遍。再講蕊姑鴛村紫萸的事。和與菜園約定的事。以及此案的一切。

瑣聞說完之後。又道。此以前的事。只管請責罰我便了。別人都沒有過失。全是我一人之罪。倘使不信。再把鶯村蕊姑叫來問問。就可以明白。我的說話。無半句撒謊。判事點頭道。不錯。你起初打算替人出力。一片好心去做著。那知好心竟脫了空。并且貞兒被殺。其罪只有歸你一人。此外沒有罪人發見。只得把你認做凶手。我也不能恕你。必須通知了檢事警察官等。精細調查一下。調查之後。恕你不恕。須觀檢事的意見如何。這些事姑且將來再說。現在你所陳述的說話。裏頭還有許多要詢問你咧。那年輕女子在你家中。他做些什麼。是你的情婦麼。梅里道。那有這種事。他怎麼會做我的情婦。此人實是箇潔白的少女。父親革去了看塔之職。在慈善醫院養病。他無處容身。所以我帶他回去。借一室給他暫住的。況且他父親方纔已死。真是個孤兒了。判事道。貞兒被殺之時。蕊姑在那裏看官。照判事的說話聽起來。他已有幾分疑及蕊姑。以爲如此。

問著。或者我妻的嫌疑可以明白。梅里那裏曉得判事的心事。說道。他往那裏去。我不很詳細。大約是拏造花到販買店去的。歇了一回。有書信來。叫我到公園中去。我見蕊姑危急。便不顧前後。趕到公園中。書信本是假的。公園中怎麼會有蕊姑。實在是歹人調虎離山之計。要乘間殺死貞兒罷了。判事道。蕊姑回家。約在何時。梅里道。我也不很詳細。大約比我公園裏趕回來略早一點。判事道。怪得很。你以爲蕊姑是潔白的少女。我覺得很靠不住。或者瞞著人與情夫……梅里搶著道。決沒有這種事。萬萬不會的。蕊姑斷不做這種事。判事道。你說沒有。怎麼斷得定。梅里道。一定沒有。我可以斷定。判事道。那是你過分袒護蕊姑了。梅里道。我深信他。自然袒護他。這種人就是做我的妻子。我也要的。判事道。無論你怎樣說。無非感情作用。感情因人而異。怎麼可以做證據。你既有深知蕊姑的樣子。你與他熟識了幾年了。梅里道。沒有幾年。就是塔上事件發

生的一天起的。判事道。塔上事件發生得還不滿一星期。如此短期的相識。那裏可以斷得定他的秘密。我以為蕊姑定有情夫。情夫不知怎樣受了歹人之指使。在殺害貞兒的時間。把蕊姑叫出去的。梅里一聽。怒不可抑。說道。這句話對於蕊姑。太失敬了。蕊姑不獨我愛他。鴛村也很愛他。蕊姑心中。若愛我。我便娶他爲妻。他若愛鴛村。我當盡力使他們成夫婦。判事道。這都是閑話。我沒有問。我只問你蕊姑有無情夫。打算調查一下。不料你熱心袒護蕊姑。我問你也無益了。且講別的話罷。梅里見判事不問目前最重要的貞兒被殺事情。倒只問蕊姑。未免有些不解。

### 第三十六章

盛判事平日判斷頗速。別的判事要問十句話。他只消一句話就問明白。今天爲何只是如此問那些瑣事。倒把貞兒的事攔著不提呢。看官們想也知道了。



當時判事又問道。你們團體內。一個叫做紫英的畫工不見了。這是什麼緣故。據偵探的報告。紫英平日如野蠻人一般的生活著。連宿所也不定的。所以二三日不見。也不能算怪事。梅里道。此時與平日不同。應當立刻有消息到我家裏來的。他現在竟杳無音信。定是落在歹人手中了。判事道。立刻有消息來是什麼事。梅里道。是爲的歹人是否租屋在木皮夫街。判事道。歹人在木皮夫街租賃房屋。是誰說的。梅里道。這是聽了菜園之話。大家協議的。判事聽了菜園之名。不免有些吃驚。卽道。菜園怎樣說法。梅里道。我們說起貞兒的事。曉得歹人是貞兒之父。將紫英畫的像給他看。菜園大驚。說就是此人。我們便問他如何認得的。他說此人自稱西班牙貴族玖寶候爵。與他同在一個俱樂部中。又說他似乎住在木皮夫街。判事道。爲何說似乎住在木皮夫街。梅里道。菜園會跟隨玖寶的馬車而去。不意被玖寶曉得。暗暗脫身。車中只剩一個工人似的。

男子從木皮夫街下車的。所以說似乎住在那邊。再問問貞兒。始知貞兒到巴黎後。宿過一夜。也好像是在木皮夫街。所以到木皮夫街去。偵探那玫寶是否貞兒之父。若果是貞兒之父。那就是罪人無疑了。判事道。那菜園也贊成你們偵探木皮夫街麼。梅里道。很不贊成。在他是最好我們不問這件事。判事問道。這是何故。梅里道。並非別事。菜園從木皮夫街回來。接到玫寶一信。說你若要追究我的事。我便將你所愛之女的姓名告他丈夫。因此菜園很怕他。恐怕得罪了万人。那姦情就要被他丈夫知道。那還了得。於是我們大家商議。不關菜園。我們偵探我們的万人也怨不到菜園咧。菜園再與我們約定。非先知照他。決不可向万人用什麼處置的方法。他約定了。雖很放心。見我們執意要做。卻不十分滿意。判事愈聽。顏色愈變。說道。那麼菜園很怕他丈夫知道此事麼。梅里道。非常恐怖。判事道。後來你去訪過菜園沒有。梅里道。一次也沒有去過。判

事道。鴛村紫英蕊姑們有人到菜園家中去麼。梅里道。大約沒有。去了一定說起的。他們一個人也沒有道及。判事道。那婦人的姓名。菜園可曾向你洩漏過。梅里聽了這種無意味的問話。怎麼不焦急。說道。貞兒被殺。屍骸尙未處置。閣下爲何只是問到旁邊去。判事道。我自的道理。那菜園可曾將情婦的姓名告你。梅里道。他怎麼肯將這樣重要的秘密向我們洩漏。我們與他一向又不相熟的。他倘肯告人。一定先向你說。決不至向我們說的。判事道。好了。那麼問你的話完了。其次問看塔人之女蕊姑。你去叫他進來。梅里道。如此慢慢的問時候沒有了。判事道。就攔些時候不打緊。你且叫蕊姑進來。梅里不得已。鞠躬而退。不知蕊姑與雄吾第二次相見。要演出什麼活劇來咧。

### 第二十七章

梅里退出去。暗道。這判事真奇怪。不問貞兒的事。倒問菜園的話。他既與菜園

是至友。又何必疑他呢。樸直的梅里。那裏想得到判事之妻與菜園有秘密關係呢。回到室內。見鴛村與蕊姑很熱心的在那裏談話。這裏本不是談論愛情的所在。但是室內只有二人。那就除了愛情談不出別種話了。年輕之人。本來不管場所的。二人正在談到極濃之處。梅里徐徐進去。蕊姑一見。即問道。梅里先生。判事答應立刻就去驗麼。梅里道。他並不說。我雖細細講述貞兒的事……鴛村也問道。那麼打算怎樣呢。梅里道。也沒有說怎樣。要把我們三人一齊調查咧。鴛村道。試我們三人的口供合不合麼。未免耽擱過久。貞兒的屍骸還留著。難道疑我們三人也是罪人一黨的麼。太失敬了。不如我進去與他說。他若向我說錯半句話。別說是判事。我也不答應的。梅里道。你別大聲說話。不要被聽得了。鴛村道。聽得也不妨。我去與他說話。鴛村走將出去。梅里止住他道。還沒有輪到你咧。判事先命我叫蕊姑進去。鴛村道。可笑極了。我們又不是

叫到法庭上去的證人。怎麼可以像裁判所那麼聽他的命令。要指定什麼人進去。荒謬之至。你且放手。待我進去。鴛村仍舊要走。後面蕊姑說道。既是叫我姑且我去。梅里道。你到判事之前……蕊姑道。我去有什麼要緊。判事既經因著要調查惡漢。叫我進去問話。我就進去。有什麼怕懼。我爲著貞兒。很想早早明白歹人是誰。鴛村道。你是粗心人。當著判事。必須留心。不可任意亂說。否則就要弄得無可挽回的。蕊姑道。打什麼緊。不必擔心。說罷就去。蕊姑因著心痛貞兒。臉上頗有悲哀之色。姑且放下覆面。遮隱愁容。徐徐走入判事室去。判事以爲看塔人之女。定是一個小姑娘。見他步行之狀。頗似一個貴婦人。并且穿著黑服。姿態不亞於我妻銀珠。不禁從椅上立將起來。蕊姑在覆面中一見判事之面。便知是方纔在菜園家裏遇見的人。驚得兩脚也踏不定。倒在側面壁上。判事即將他扶住。蕊姑立起來時。覺得覆面討厭。便把覆面撈開。判事一見

他的臉驚得坐在後面椅上。在菜園家裏瞧見的面影。二人還留在眼中。那裏會看錯。大家呆了一呆。判事到底是男子。先把心鎮靜。蕊姑也就坐在椅上。

### 第二十八章

判事與蕊姑第二次相見。實是活劇。判事一望就曉得此事真相。要叫他自己招認出來。但是外面遮蓋得瞧不出。很沈靜的道。你是看塔人之女兒麼。蕊姑躊躇道。是的。判事道。是看塔人之女。又是菜園的情婦麼。說罷。對蕊姑凝視著。蕊姑顏色發青。身體亂顫。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判事道。你自己向我說是菜園的情婦。還是兩點鐘以前的事。你已忘了麼。蕊姑略搖搖頭。判事道。我很記得。你的話與菜園的話。猶在耳中。你能說不是菜園的情婦麼。蕊姑低聲道。也不能說不是。可憐蕊姑說了一句謊話。弄得謊話要說到底了。欲救菜園。非如此不可。當時不知菜園所愛之婦人。就是這判事之妻。故將他暫時搭救。現

在曉得是盛判事之妻。怎麼不驚。判事更沈靜的說道。你既是菜園之情婦。疑竇更多。你方纔的口氣。不是很像有夫之婦麼。蕊姑道是的。我若說出真姓名。真身分來。很覺可恥。判事道。你既可恥。就不會出來見我。一定從後窗逃去咧。蕊姑道。我本欲逃走。只因你十分發怒。菜園漸處危境了。判事道。你的念頭。真叫人佩服。拋棄自己名譽。救助所愛的男子。實是普通女子做不到的。據方纔梅里的話。說你實在不是有情夫的一個淫亂女子。然而現在的小姑娘。人家那裏瞧得出。你的話必定確實的。你與岑君從什麼時候起相識的。判事不說。菜園故意稱岑君。乃是一種計策。蕊姑僅知他叫菜園。不知他姓岑。卽道。岑君是誰。判事訝道。聽你之言。你還沒有曉得菜園姓岑。情夫情婦。連姓也不曉得。恐怕我們法國沒有的。這且不言。你到底與岑菜園何時相熟的。蕊姑也料不到要問及這種話。所以如何回答。並未想過。判事對他看著。慢吞吞的說道。塔

上事件發生。菜園捕獲時。你與他始初次見面麼。蕊姑點頭稱是。判事道。那麼菜園釋放後。與你就在什麼地方相遇。你就依著他的話。他就攜著你的手。帶你回家。你一點也沒有什麼不願意。立刻就聽他的話麼。看塔人的女兒。自然曉得什麼女子之節操。判事有意將他取笑。弄得蕊姑頭也擡不起來。十分悔恨。掛下淚來。判事道。看你的樣子。尙知羞恥。你對於梅里鶯村。瞞過他們。所以二人都深信你是潔白的女子。若被他們知道。卻是無上之羞恥。我替你想也可憐。好好一個女子。給菜園去做玩物。并且菜園除你之外。另有情婦。你單守著他一人。他倒不獨守你一個。所以只管說是菜園的情婦。菜園之罪。未必會輕。菜園另外還有盜人妻子的罪。我曉得很確實。那情婦方纔比你。先一步到菜園家裏。你去時。他二人正在密會。判事說至此。蕊姑的苦心。已成水泡。原來判事已知詳情。明白蕊姑之前銀珠。必先與菜園密會著。蕊姑是去



救他們的。蕊姑聽了判事的話。只得仍照前說道。菜園除我之外。沒有第二個女子。若另有他人。我決不答應的。判事道。你別胡說。我將實情說給你聽罷。你在梅里家裏時。已曉得菜園與一個有夫之婦。有秘密關係。歹人要將婦人的姓名。通知他丈夫了。今天你不知怎樣曉得二人又耍密會。歹人要將他丈夫突然闖進去。你也不知他丈夫就是我盛雄吾。想趕緊去關照菜園。叫他預備。所以往菜園家中去的。那知一到他家。婦人恰在那裏。那時吾還沒有到。因此弄成這種事情。判事一句句說得明明白白。直刺到蕊姑心中。

### 第二十九章

蕊姑聽著。只是低頭哭泣。判事曉得有些意思了。於是裝做很恭敬之狀。又道。我既深知其細。瞞我實屬無益。待我把他續下去講。我到他門前接呼鈴時。你與我妻銀珠。一同躲入次室。銀珠從窗中逃出去。你本想也跟著逃走。只因聽

得我與菜園爭執。便生哀憐之心。打算搭救菜園。卽開門出來。自認爲菜園之情婦。菜園若是個光明磊落的紳士。決不放出那種沒廉恥的話來。一定將你推開。說明自己的秘密。向我謝罪。救你的名譽。不料他既盜友人之妻。又不白自己罪狀。還要累及你這無辜之人。根性腐敗已極。你不知道菜園如此根性腐敗麼。你不以爲他不顧處女的名譽麼。看官。當時盛雄吾對了蕊姑。用這樣名譽心使他感動。這樣的雄辯。就是老練的律師。也要退避三舍。蕊姑至此。那能忍受。所以恨不能鑽入地中去。判事又道。我並不是責你。你犧牲名譽。救人之急。我實在欽佩。但是救人要看情形如何。要看被救的人如何。你救了不足救的岑菜園。反害了我盛雄吾的名譽了。你爲什麼要如此苦我。你替有罪的菜園說了謊話。爲何不替我把實情說出來。并且你救也無用。我既看破。必定要將二人嚴行處置的。這末了一句話。又喚起蕊姑的俠氣來。蕊姑

驚道。你打算殺死二人麼。我必定搭救他們。無論何時。我一定要救助的。蕊姑這句話。與招認二人罪狀無異。判事還不滿足。說道。我也是個紳士。這種恥辱。那裏肯輕放過去。我非雪恥不可。蕊姑顫著道。兩人都潔白。除我之外。菜園沒有情婦。蕊姑竟不想挽回。只管將自己身體陷入不名譽的谷底。判事見蕊姑將要招認。又強硬起來。只得說道。你還一味承認著麼。你不是菜園之情婦。卻有確實證人。那證人就在外面。要叫他來與你對質麼。蕊姑不答。判事道。一叫證人來。你的名譽便無可挽回。還是趁早說出來。於你有益。你既是菜園之情婦。不應該裝做很規矩的女子。住在梅里家中。欺騙梅里。梅里倘使曉得。你是一個卑污的女子。決不會留你在家的。你不願梅里之好意。與菜園做那禽獸的舉動麼。你不回答。一定不是這樣的。好了好了。既明白你不是菜園的情婦。我就要處置二人了。蕊姑且哭且叫道。不行。他二人很潔白。判事道。那麼你還說

是菜園的情婦麼。你一味強硬到底。我只有喚證人來了。判事立起來。推開了門。探首出去喚梅里鴛村。二人應聲而入。蕊姑真弄得進退兩難了。

## 第四十章

二人走進來。見判事十分懊惱。蕊姑掩面哭泣。倒有些不明白。二人驚問何事。判事強裝做很沈靜。說道。二位都是紳士。此刻我說出一種大秘密來。望你們別洩漏到外面去。否則不獨是我。連這蕊姑的名譽也大有關係。鴛村訝道。蕊姑的名譽麼。梅里道。不知是什麼事情。我們是來報告貞兒被殺的。請你快些派人去查看罷。判事對二人看看。說道。我已不是預審判事。我今夜一定辭職。我妻犯了奸情。我正在搜求恥辱之證據。這證據除你們二人外。無從得到咧。二人面面相覷。疑是判事發狂。判事道。我且挨次細述。今天我在裁判所內。得一封無名書信。鴛村道。無名書信是到處有的。判事道。信中說我妻銀珠與菜

園通奸。二人聽著。大吃一驚。判事又道。你們也曉得的。日前菜園與一婦人同登細君塔。因爲不說出婦人的姓名來。送到裁判所去的。信中說那婦人就是我妻。梅里一聽。說道。這明明是無根據的謠言。判事道。他再說今日午後三時。銀珠與菜園密會。必往菜園家裏去的。不妨去一看確實的證據。我照著時刻往菜園處去。遠遠見一個黑衣髻面的女子。走入菜園家中。我以爲一定是了。趕將進去。見女子不在。只有菜園一人。我曉得女子必定躲在次室內。卽與菜園爭鬧起來。那知次室內不願使菜園受我逼迫。趕將出來的。乃是這位蕊姑。二人齊道。蕊姑麼。決沒有這種事。蕊姑此時勇氣又充足。說道。確有這種事。判事道。那時蕊姑還不認得我。我也不認得他。那裏想得到兩點鐘後再會在這裏會面的呢。蕊姑便向我自認爲菜園之情婦。駕村聽了。跳起來道。蕊姑斷無此事。判事道。實在說的。現在還說著咧。我當時頗深信不疑。以爲不應該誤疑。

銀珠。只得一壁暗責自己。一壁回來。此刻在此一打聽蕊姑的來歷。始知方纔的話。實是撒謊。不過一時想隱去二人之罪。所以如此說的。我叫他直說。他總也不說。我無法可施。只好叫你們來了。我想他在你們面前。到底說不出是菜園的情婦的。望二位向他一問。鴛村梅里見事出意外。驚得呆呆不動。判事焦急道。二位不願問他麼。不願問他。可見蕊姑是謊話了。你們恐怕只管問他。叫他說出傷心的話來。心中很覺不忍。那麼我來代你們問罷。你們且聽著。蕊姑。你不知處女之貞操麼。你願做僅見過一二次的人的玩具麼。你裝得很規矩。住在梅里先生家裏。把他的好意攔在腦後。你只是做那淫亂的事麼。你實是個可怕的毒心人。這樣卑污的身體。敢與鴛村梅里二君同在路上行走。心中不知慚愧麼。你當真是菜園的情婦麼。你須在二君之前明白回答。你不回答。打算只管欺他們二人麼。蕊姑只是哭泣。判事之舌。比劍還銳。被他問得無可

逃避。曉得難以強硬到底。只好低聲說道。實是說謊。以下全是哭聲。已聽不清楚。判事道。你說撒謊。實是我的希望。從此當將姦夫淫婦處罰了。他說時。眼中發出異樣之光。正想再說什麼。瞥見有人推門徐徐而入。此是什麼人呢。原來是盛判事的夫人銀珠。

#### 第四十一章

銀珠進來。大家倒驚得發呆。銀珠的狀態如何。已抱定有死無生的主意。顏色如土。高舉其首。絕無膽怯的樣子。他又不是來跪在丈夫之前謝罪的。只見他將手在胸口撫著。似欲鎮定其心的樣子。但是心中如此騷亂。竟不容易鎮靜。卽忙說道。一切的話。我都聽得了。聽得之後。所以特地趕進來的。你也不用躊躇。我是預備被你殺死的了。說著。走至雄吾面前。雄吾大喝一聲淫婦。將他推開。看官。你道銀珠怎麼上這裏來呢。他先時在柔園家中的事。已釋去了。丈夫

的疑念。本很安心。不意被無心的客人說了幾句話。丈夫疑念復活。客人又俱已辭去。只剩了夫婦二人。他曉得不能默默過去。心想還自立刻說明自己之罪呢。還是只管假做不知。二者之中。必定要定一方法纔好。正在岐路中徘徊。那梅里等恰巧又來求見丈夫。他乘此回到房內。忽然又瞧見廊下蕊姑的後影。他本不認得蕊姑。不過心中暗想此人很像方纔在菜園家裏放我逃出的人。此來難道與我有什麼關係。側耳靜聽。覺得丈夫室內非常熱鬧。心想不如去聽聽罷。便暗暗走至門口。只聽得裏面的蕊姑將我的罪惡攬在身上。代我陷入羞恥的谷底。他見事情危急。暗道還是我去聲明理由。救助蕊姑罷。所以便毅然斷然的走了進來。此刻判事將銀珠一推。打算要動手毆打他。梅里急將判事抱住。蕊姑也把銀珠攔開。蕊姑之後。有鴛村保護著。此時的光景。真是畫也畫不出的。雄吾被人抱著。怒氣仍不稍減。跳起來喝道。你自己來招認罪。



狀麼。銀珠既打定主意。還有什麼怕懼。說道。我自然招認。我決不能叫這位蕊姑姑娘忍著苦袒庇我的。蕊姑的厚意。我畢生不忘。從前我也常想欺著你總非久計。很願早些向你說明。與無愛情的人做夫婦。實非本意。此刻能够自己招認。也是這蕊姑之力。我並不愛你。以前卻愛過一次。現在愛情已移到他人身上。心中反很恨你咧。我所愛的。不是你。乃是岑菜園。現在當著衆人。連姓名也說出來。你自然斷不肯就此過去。一定放出男子的本領來。與菜園決鬪的。但不妨早些向他要求決鬪。菜園若被你殺死。我也同死。若你被菜園殺死。我卻要公然與菜園結婚。你我二人中。要死了一個。纔能安然無事。照我想起來。還是你死的好。你若活著。已是個名譽活穢的人咧。前途毫無希望。不如快與菜園決鬪罷。看官。銀珠強硬到如此。恐怕世上決沒再有這麼可怕的姦淫犯人了。

第四十二章

銀珠不管有他人在旁。說得盛雄吾顏色青紫。但雄吾到底是個高尚的人物。也不做出那種下等的舉動。慢慢將他說話聽完。正要啓口。忽然僕役進來。報道。警察長有要案面談。在門外等著。雄吾纔把怒容暫隱。說道。請到這裏來。當時偷使那僕役不進來。不知判事要怒到何等地步。如此一來。宛如把將破裂的噴火期略爲延長。那警察長突然進來。見雄吾之外。尚有二男二女。倒覺得難以啟口。判事已經會悟。說道。不要緊。這裏的人都可以聽得。此時銀珠向蕊姑一禮而退。不知他往那裏去了。警察長進來道。此刻又發見一起殺人案了。你且聽我細述。卡珊紫街的巡街警察。見某家門前。有許多人圍聚著。一問情由。乃是殺人事件。因爲那一家的窗上。有一個怪漢。正用著繩梯下來。路人看見了。即將此人拘住。於是我再帶人去查看。見那一家樓上。有一個未滿十

歲的孩子。已被人叉死。頸邊有紫色痕跡。問主人是誰。說主人叫做梅里男爵。方纔出去了。此外別無可問之法。查那凶漢。言語說得很奇怪。所以我更可疑。但是沒有直接證據。不能指定他爲現行犯。應當如何處分。特地來請教的。那殺人犯叫做紫英。打扮得很爲異樣。梅里駕村一聽得紫英二字。不禁同時說道。放心了。判事已明白此意。說道。此人此刻在何處。警長道。已用馬車載來。有兩個警察看著。在這裏門前。判事道。那麼你去帶他到這裏來。我親自問他。警長點頭而退。判事向梅里道。我極羞恥的事。被你們看見了。復仇方法。我已籌定。未實行以前。望你們別洩漏。本來打算今夜就要辭職。此刻要塔上一案辦完後纔辭咧。辭職後我自自有道理。說罷。仍舊恢復他威儀翼翼之狀。梅里等明白他的心事。也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安慰他。這時候警長帶著進來的。乃是紫英。見他形狀的怪異。直與火燒場上逃出來的無異。紫英見梅里等在此。大吃

一驚也。忘卻自己是送到判事處來的。卽道：你們且聽著。於是將關閉在密室內。燒破門戶逃出來。發見貞兒屍骸的事。細述一遍。又道：你們如不信。且到木皮夫街去一看。恐怕現在還火勢很盛的燒著咧。這火是我放的。倘使另外還有人出來。自認爲放火之人。那我就不答應咧。紫英一定要將放火之罪負在自己身上。判事見他心地樸直。卽道：明白了。你沒有罪。實是個自由的人。我要去檢查貞兒屍骸咧。你們且先回去等候著。於是大家先去。判事獨自想著。似乎早把復仇方法想定。微微一笑。喚僕役來吩咐道：你去叫夫人來。僕役道：夫人獨自出去了。也沒有話那裏去。判事以爲是他又往菜園處去咧。自己卽忙換了衣服。赴卡珊紫街去了。

#### 第四十三章

再說岑菜園被盛判事闖了進去。危急之時。幸虧蕊姑出來搭救。免去一時危

險。使雄吾回去。後來自己想想。恨道。你已不是紳士。是個無廉恥的大惡人。咧。他坐在椅上。亂想。很覺懊悔。菜園若是個根性腐敗的男子。那是一時避去。危急。便覺安心。暗暗要笑。盛雄吾愚咧。然而菜園到底還是個紳士。有紳士的魂。膽。知紳士之廉恥。自己爲著禽獸似的情慾。不獨欺我無二至友。更把潔白的。蕊姑。陷入污穢之中。使他不能再出來見人。我未免太過分了。失望已極。也沒有氣力立起來。他忽怨忽恨。如泣如歎。後來想想。懊悔也無用。我此後的辦法。只有自殺一法了。然而我好容易活到這麼年紀。前途很有希望。那裏可以將性命輕易送去。自殺實是卑怯的手段。自己沒有償罪的勇氣。想殺身塞責。這真與負債逃走的無賴漢一般。正直君子。應當覓正當償之道。菜園到底還有勇氣。決不是膽小。想一死逃罪的人。他想還是暫時避開盛判事眼前。將我的行爲好好改變。然後再回來向雄吾請罪。他若不聽。可以到決鬪場去。把生

命送與他。我的心方始安樂。絲毫沒有什麼慚愧咧。於是從橋上立起來。菜園愛銀珠的長夢。至此方醒。不過現在清醒。已來不及。若醒在未迷惑以前。菜園到底還是個無瑕的紳士。現在菜園心上。已有難以消滅的羞恥痕跡。但話雖如此。他此刻能醒來。究竟比不醒還好得多。倘使再不醒時。他必定攜著銀珠之手逃往外國去咧。銀珠既心醉菜園。定能拋棄丈夫。與菜園同赴外國。菜園與他赴外國後。銀珠愛情不減。那還可以。若一朝銀珠愛情乾枯。不是今日雄吾受的恥辱。就要輪到菜園身上去麼。菜園心頭漸醒。想到這步地位。覺得還是一人獨離巴黎。永遠不回來罷。如此隔了長久。銀珠便可以將我忘去。重愛雄吾。這纔是我贖罪之法。菜園主意打定。他便不往英國不往美國。獨往人家最不熟悉的俄國去。他想俄國既是玖寶的鄉里。我自己前去。或者還可以探得些他的來歷。探得了。雖於我無甚益處。不過有了這一個目的。就可以使我

忘卻後悔的念頭。容易度日咧。明天朝晨去領護照。明夜乘汽車出發。未動身以前。偷使有人來訪問。就向他說。只因此間太煩悶。打算獨自出去旅行咧。菜園打定了念頭。然而自殺之心。還不全行消滅。意欲在瀨音河畔選一個寂靜所在散散步。再把念頭細細想想。偷使想起來仍須自殺。那麼或是投河。或是手鎗。仍就自殺的乾淨。因此預備著帶一枝手鎗在身邊。懷中且藏些金錢。在夜間八點鐘以前。只管徘徊在瀨音河岸上。左思右想。覺得除逃赴俄國外。別無他法。自殺之心。盡行消滅。此時腹中覺得有些饑餓了。一想不如到俱樂部去過一夜罷。於是即赴俱樂部。到食堂中用晚餐。吃飽後。入讀書室。暗想我將身體隱去。若不留一封書信與雄吾。默默然不見了他。一定更疑銀珠。不知又要鬧得怎樣。不如託言漫遊世界。寄一封信給他爲是。即忙取紙筆寫信。寫成後。想又不可即寄。必須明夜上汽車時到了車站。纔可發寄。如此雄吾接得此

信時我已遠去了。此刻且暫納衣袋中。

#### 第四十四章

菜園覺得這一夜無事可爲。卽入臥室。上牀安睡。起初因心頭有事。一時不容易入睡。過了一點鐘光景。因日間精神身體都很勞動。不免疲倦已極。一時發作。便昏昏入夢。雖鄰室鬪牌之人鬧得很利害。他只管做他的惡夢。經過了幾點鐘。覺得有人推他道。菜園君。你做什麼。大家很壯快的鬪牌。你怎麼睡得著的。菜園睜眼一瞧。乃是一向相識的俱樂部員。卽道。原來是你。我睡了幾點鐘了。那人道。此刻已是上午三點鐘了。鄰室鬪牌。興味正濃。那玖寶候爵。又是一人獨勝。那玖寶似乎在那裏候你。只管向人詢問菜園爲何不來。問了好幾次。咧。菜園一聽玖寶之名。驚道。玖寶在此麼。那人道。自然在此。夜夜來的不錯。昨夜與前夜沒有來。他不來就沒有什麼大勝負了。菜園道。玖寶問著我麼。那人



道。他問你無非要想贏你的金錢。你且隨我去。說也奇怪。你不在我旁邊。我的賭運實在不行。現在已經弄得囊底空空。只消你坐在我身旁。我無有不勝的。所以我正在尋你。那人要想帶菜園去鬪牌。菜園卻那裏有心與人爭勝負。但菜園想玖寶既問起我。我也不必瞞他。并且我很恨玖寶。不如去看看他樣子。或者順便可以向他要求決鬪。送他的性命。在我動身之前。能够結果惡人。也是一件趣事。想定了。卽與那人同赴鄰室。玖寶坐在正面。先瞧見菜園。向他默禮。菜園也不答禮。假作不見。立在那邊觀看勝負。那勢如破竹的玖寶。不知怎樣。此刻運氣漸退。一連負了三四次。菜園雖懷中金錢不多。無心賭博。然而單立著觀看。恐怕妨礙他人。一想不如在玖寶未去以前。我在此暫敷衍。於是略取出些錢。投於桌上。不知何故。這一夜菜園賭運大佳。連戰連捷。到後來變成菜園一人獨勝。那玖寶已經輸完。現在只是用名片上寫著「千法郎」二字。

法郎。在那裏代替金錢。原來這俱樂部中。稱這種名片爲代用鈔票。在四十八時間內。必定將現銀來換還的。所以拏的人。並不拒絕。并且也人人將他代用著。玖寶本屬富豪。又是天天占勝。更無人疑惑。自然與現銀一樣的通用。菜園不願取他。意欲劃與他人。至天明時。菜園已得數萬法郎。大家覺得今天總難勝他。只得各自回去。玖寶也離開桌子。入飲茶室。喚侍者來。不知吩咐什麼。那時恰巧菜園也進來了。

#### 第四十五章

菜園決定要處置玖寶。趕入飲茶室去。玖寶大約也有這種心思。一壁喝著侍者送來的茶。兩眼對菜園凝視著。說道。今天你大勝。我竟負得很利害。你到底得了多少金錢。菜園被他問了這句失敬的話。暗想會員還沒有全散。不要被他人聽得了。卽向四面看看。玖寶續道。照我看來。總有五萬法郎以上。菜園徐

徐說道。大約有五萬五千法郎光景。玖寶道。這真是大勝。今天恰巧新入會的某富翁。帶現銀十萬來賭的。所以這種時候占勝。實是大幸。勝負非現銀不可。我却很輪掉許多現銀。後來輪完了。無法可想。纔用代用鈔票的。說起代用鈔票。恐怕你那裏也有我的代用鈔票留著。菜園道。一張也沒有。我都付與他人了。玖寶道。可惜。可惜。我倒很想叫你把代用鈔票留著。菜園道。這是何故。玖寶道。你拿著代用鈔票。我可以借兌換現銀的原由。到你府上。我們順便開開談判。是我所希望的。菜園道。你的話倒也奇怪。你也不必借端到我家中。就在此地開談也便好。玖寶也看看四面有無他人。說道。那麼我且說來。第一你是我的敵人呢。還是我的同黨。這是先要問你的。菜園道。何必問呢。自然是你的敵人。玖寶道。我也以為如此。既是敵人。還要假意殷勤交際。便沒有什麼趣味了。不如一刀兩段。早些了結的好。菜園道。好極。我也以為非早將你了結不可。玖

寶道。怎麼樣的了結我。菜園道。將你送往裁判所。使你不能再出現世上。玖寶點頭道。將我送往裁判所麼。菜園道。自然如此。玖寶道。未免太早些。你大約以爲我是塔上一案的罪人咧。菜園道。豈但以爲如此。實在可以在判事之前證明的。玖寶道。可笑。可笑。你因爲我要將你與銀珠通姦的事密告判事。所以當我是罪人咧。其實我與此事毫無關係。不錯。我的行爲。卻是放蕩些。從旁人看來。或者疑我是歹人。其實不是塔上一案的罪人。菜園道。那麼你是何等。人。玖寶道。我乃西班牙貴族。乃革命黨首領。因爲革命的隱謀破露。不能住在本國。所以移名改姓。以避本國政府之捕捉。菜園聽了他意外之說明。不勝詫異。玖寶又道。現在本國的同志。又將舉行第二次革命。因此今夜要暗歸本國咧。此刻計畫俱已完備。不妨現出本相來了。所以向你說破。我本是個逃犯。自然不無可疑之處。與塔上一案。實在絕無關係。菜園道。你說是革命黨首領。此話祇

可騙騙小孩子。我總不能信你。既是革命黨首領。爲何來干涉我與銀珠的事。爲什麼要你密告。玫寶道。這是不得已。從梅里至你。個個人在那裏偵探我。萬一我被你們曉得我的來歷。那是不獨累我一個人。連愛國的同志。個個要被捉。我等好容易弄成的第二次陰謀。又將破露了。我爲著本國。爲著同志。不管什麼人。只要是偵探我妨礙我的。我必須將他們一齊結果性命。非做革命的祭血不可。菜園道。用匿名信將盛雄吾弄到我家裏來。大約也是你了。玫寶道。是的。實在打算叫盛雄吾來殺你的。你活在世上。於我有損無益。所以昨夜擔心著你是否已死。只是打聽會員。問你來了沒有。

#### 第四十六章

菜園道。現在不用多說。快準備決鬪罷。玫寶道。是啊。你不願意我活。我一定要你死。如此二人之中。必定要死去一個。除決鬪外別無他法。辦法既定。無用躊

躊。我是本來今夜要回本國去的。菜園道。我也今夜要動身的。玖寶道。那麼只消方向相同。可以一起動身。在路上決鬪的。菜園道。方向不知同不同。我是赴俄國去。玖寶道。到俄國去搜尋那塔上一案的罪人麼。那麼道路不同。我們趁現在決鬪罷。菜園道。很贊成。玖寶道。但是沒有公證人。非常困難。去請什麼人呢。我們是總要死了一人纔肯罷休。這公證人人家不容易答應的。菜園道。公證人不用。我的目的。在取你性命。不問公證人之有無。玖寶道。你這人倒有趣味。不用公證人。卻非常特別。既經談定不用公證人。那是一刻也不能分離咧。否則你逃走了。叫我向誰去說話。菜園道。是啊。我也如此。你的說話也難深信。既說決鬪。就不能使你離開咧。玖寶道。如此我二人一同去買手鎗。我雖有一柄在此。……菜園道。我也有一柄在身邊。二人說著。一齊取出來一看。實是一家店裏製造的。竟是一樣的東西。玖寶道。奇了。既是同一的品物。也不必購買

了。彈丸共有六發。六發放完。一個人總死的了。若傷而未死。儘可將他毆死。菜園道明白了。決鬪的場所呢。玖寶道。場所隨便那裏都行。總須在市外冷靜之區。過分遠又不好。還是在木皮夫街我的住宅內罷。菜園道。場所本可不論。二人中總有一人要死的。就是你家裏也行。不過外面聽得了手鎗聲。被警察闖進去。就難弄了。總要在無人覺得的地方。如殺貓殺狗一般的將你殺死。方好。若被警察知道。弄得人人曉得。那就不上算了。玖寶道。你這人算得很精明。不錯。我殺死了你之後。若再弄些什麼事情出來。實有妨礙。我看不如到你疑我犯罪的細君塔上去罷。菜園道。塔頂上地面太小。玖寶道。不是塔頂。一到中段。遮身之處很多。有柱有門有廊。可以互相躲隱。互相搜尋。尋得後。即開鎗轟擊。豈不有味。菜園道。但是塔上也有人的。玖寶道。這清晨決沒有人上塔。并且你既疑我爲塔上之犯罪人。那是我上塔去。心中必定駭怕。想起往事。我的手

就要顛倒。在你不是更好麼。在我要表示我身無罪。所以要定這種地方。此時二人的說話很沈靜。商量死的地方。一點也不著急。菜園聽了玖寶末了一句話。倒有些生疑。難道他不是真罪人麼。不妨到了塔上再看他的舉動。所以立刻答應。說道。是了。你至今還如此說。有誰肯信。塔上犯罪人。除了你還有何人。你此刻要選塔上。一定也有什麼意思在內。我們姑且去罷。於是二人即從事決鬪。

#### 第四十七章

從塔上開場。又從塔上結束。此刻在細君塔上二人要結果性命。實是一不可思議之事。當時二人心中都以為必能殺死敵人。所以別無恐懼。一出俱樂部之門。菜園道。雖云清晨沒有人上塔。萬一有了人。我們就可以往市外去。在夢得洛一帶決鬪。彼處非常適宜。玖寶道。是的。若被人妨害。不能決鬪。那時自然



只好往別處去。無論那一處。不可不趕緊些。稍遲。人就要多起來咧。菜園道。那廢雇馬車趕去如何。玫寶道。我很贊成。說時見街頭正停著一排馬車。菜園恐怕其中有玫寶手下之人。所以自己過去雇一輛。請玫寶先上車。然後自己上去。馬夫加上一鞭。向細君塔進發。到了近塔的場地上。二人即忙下車。這裏是日前玫寶帶妻子登塔時下車之處。菜園本來不知其細。默默然下了車。付了車錢。使他回去。玫寶說道。使馬車回去。却反背決鬪的習慣。不過此次決鬪。須據習慣以外之規則。屍骸不用馬車載歸。死了之後。留在塔上。非常簡便。否則要把你屍骸從塔上扛下來。豈不費事。聽玫寶的口氣。差不多菜園一定死了。菜園道。這是我說的話。你身體肥大。處置你的屍骸。實在不容易。還是拋棄在塔上罷。你身上肉多。空中鳥類。一定歡迎的。二人一壁說。已至塔門口。有人從裏面出來迎接。乃是新來的看塔人。玫寶付錢給他。且問道。現在有人上去

麼。那人道。我做了這看塔人。已經三天了。因爲了殺人一案。那些貴婦人都有些駭怕。一個也不來咧。婦人不來。男子自然便覺無味。今天我拏先生的錢。還是第一次呢。今天十點鐘。盛判事要來實地調查。九點鐘就要禁止遊人登塔。此刻還沒有到八點鐘。你們儘可遊覽。一到九點鐘。我來關照。你們至時必須下來纔是。菜園一聽此話。却有些驚嚇。盛判事實地調查。不知調查何事。我若在塔上見面。豈不受累。但十點鐘還相隔兩個鐘點。非在兩點鐘內結果他不可。玖寶道。你先上去。菜園道。你先上去。菜園恐怕玖寶從後面暗擊。所以如此說。玖寶是曉得菜園的性情。決不會暗箭傷人的。所以放心在前行走。一到塔的中段。二人同至簷前。玖寶道。這裏最爲相當。躲避的場所甚多。我們照原議互相躲著。突然出其不意的暗擊罷。我從那邊繞過去。前天的婦人。是從那邊跌下去的。一到那邊。我的心地。自能明白。我看定了場所。舉鎗給你一個暗號。

你也用暗號回答我。去罷。玖寶便從塔的那一面繞過去了。

#### 第四十八章

菜園在這裏。玖寶在那裏。各占一方。隱著身體。覓定相當地方。互相舉鎗發暗號。須互相出其不意的襲擊敵人。菜園先向四面一看。這裏是前日帶銀珠來的地方。銀珠被風吹去的青覆面。就在這欄杆上。菜園深悔爲著一時之情慾。誤我一生。執鎗的一手。頓時感覺遲鈍。然而心中還自己鼓勵自己。籌劃攻擊之法。互相隱著身體。不知何時纔能決勝負。到盛判事來此。我就難與他說話。那麼一刻也不能遲緩。我身體立在廊下。非常危險。不如潛入塔中。暗暗尋覓玖寶隱藏之所。他想定主意。先檢查手鎗。彈丸六發。完全無缺。機關也都很好。那麼不必過遲。卽從廊下入內。以爲玖寶一定在這裏了。輕輕走著。詎料玖寶不知那裏去了。影踪全無。難道他心中恐懼。獨自逃去了麼。莫非他早想棄我。

而逃。所以要在塔上決鬪麼。我不知其細。竟中了他的計策麼。然而他別無可逃之路。非經過廊下不可。那麼我離開廊下後。他恰巧赴廊下去擊我麼。如此一想。意欲回轉去。此時菜園背後。玖寶却已暗暗過來。玖寶將身體躲隱著。以爲等候敵人過來。不如到他背後去暗擊。於是從廊下繞過來。輕輕走去。見菜園正在尋覓他。他欲欲殺菜園。正在此時。於是舉鎗瞄準一放。彈丸不歪不斜。恰中菜園背部中心。可憐菜園向前撲倒。也不叫痛。頓時斷氣。此人如此死法。可惜不可惜。應該不應該。大約讀者諸君。各人有各人的主張。不能一致。玖寶見此情形。走近菜園屍骸。將他抱起。尋尋他衣囊內。昨夜贏得的五千五百法郎鈔票。還在袋內。玖寶微微一笑。獨語道。都是你昨夜勝的。不是。我本來不要你的命。只因巴黎不能久居。要想到外國去避避危險。正預備好了。恰巧見你得了巨款。於是有意向你尋事。結果你性命。有了這一注財。可做我三四個月

的旅費。盛判事快來了。他總能替你收拾屍骸的。你且暫時躺一下罷。玖寶取了鈔票。將要下去。走到樓梯處。此時下面有許多足聲上來。心想這一定是盛判事等一羣人。我既是可疑之人。萬一被他們瞧見。總不方便。正立著細想。覺得足聲漸近。非另尋一條道路趕緊逃走不可。乃穿過塔中。走出廊下。玖寶很熟悉塔內路徑。他推夫人下去時。恐怕自己被人捕獲。在南塔北塔的屋頂上跳來跳去。或緣柱。或攀簷。很危險的逃去的。現在也想仍用舊法逃走。從廊下至屋頂上。踏定足頭。一步一步行走。那知人都走到廊下來。此刻只得將身隱躲。以待大家退去。此外沒有別法。他伏在屋頂上。擡著頭。只是觀看衆人行動。

#### 第四十九章

登臨塔上的。是判事麼。不是判事。乃梅里鴛村紫英三人。三人爲何到此呢。因

昨夜盛判事將貞兒屍骸細細查看過。又把三人再三詢問。三人直言回答。判事也絕不怪他們。反以爲怎麼我不曉得的事。他們倒俱已查到了。於是說明晨檢查塔上。你們務必同去。三人大喜。所以今晨天明卽起身。聚集在鴛村的慈善醫院中。以待判事到來。瞥見醫院下面。停下一輛馬車。時刻甚早。想定是判事了。引領一望。竟不是判事。乃菜園與玖寶。三人大驚失色。都道。何以二人一同來此。二人登塔上去。莫非是美國派的不用公證人之決鬪麼。我們若在判事未到以前上去。便是破約了。不如暫待片刻。判事本十點鐘來。此刻還沒。有到九點鐘。那裏等得及呢。萬一其時菜園被害。凶漢逃去。如何了得。後來決計不等判事。只管上去。三人到上面。四處尋覓。鴛村眼快。早瞧見菜園屍骸。叫道。已被害了。說時。走將過去。他到底是外科醫士。立刻施救。却已無法可行。梅里道。可憐可憐。但是緊要的凶漢。不可使他逃走。我們從下面上來。他若逃去。

必在樓梯上遇見的。恐怕還躲在此地咧。紫英在地上拾起一柄手鎗。說道。鎗內六發。尙未放過。可見這是菜園的手鎗。他一鎗也未放。已從背後遭人暗擊了。鴛村道。凶漢大約也有手鎗擊著。不過已放去一鎗。只剩五顆彈丸了。這裏六彈完全未動。總比他強些。我們快些尋覓。三人在塔中尋來尋去。玫寶將身縮在屋頂的凹處。僅露出一頭。三人那裏留心得到。玫寶反聽得見三人聲音。曉得判事不在。萬一被他們瞧見。豈不失敗。因想他們若從欄杆上探出頭來。我一定擊死他。擊死了兩個。再有一個。必定嚇逃咧。我可以乘此跳下去。那時判事還沒有來。我儘可安然逃出塔外。想定主意。將指頭鉤在手鎗上等候著。他們那裏知道。第一個是畫工紫英。他不知屋頂上可有藏著。便從欄杆上探首出去。忽然一彈飛來。竟將他昨夜新購的一頂紅帽擊落。紫英叫道。在這裏了。快將手鎗擊來。昨夜梅里君買給我的第二生命已被他擊落咧。梅里即忙

趕出來。玫寶也想擊他。即放第二彈丸。此時身體一歪。重心一偏。立足不穩。竟跌將下去。與伯爵夫人死時一樣。身體從數十丈高處。落在石上。打得骨碎肉爛。梅里道。如何。天的裁判。比社會的裁判確實得多。岑菜園如此。玫寶如此。後面就有人說道。天的裁判。絲毫無誤。社會裁判。竟靠不住。我也安心辭職了。說話的乃是盛判事。於是塔上一案。與這凶漢玫寶一同完結。以下只好記些活著的人咧。

## 第五十章

菜園與玫寶既死。活著的人怎樣呢。到這一年的歲底。在法國裁判雜誌上。載一篇記事。題曰細君塔案始末記。乃偵探某君的投稿。其中尚有許多人家不曉得的事。所以且把他記錄出來。

一時驚動巴黎社會之細君塔一案。業已結束。以擔任是案之判事既辭



職人遂不加評判。然此案尙有除偵探外無人深悉之處。茲試記其大略。凶漢爲比利時人。在本國會受死刑宣告。破獄而逃。已十有二年矣。嗣後易姓名。變姿態。遊歷各國。至埃及時。與西班牙貴族玫寶侯爵相識。乃於亞歷山大旅館毒死侯爵。自稱玫寶。歸歐羅巴。入俄國。賃居於某伯爵之未亡人家中。未幾。與夫人通。欲奪其財產。勸夫人移居巴黎。已則先往。及期。夫人果與其子貞兒至。翌日同登細君塔。推夫人下墜。本擬以貞兒同樣處置。第恐被捕。故遺貞兒而遁。岑菜園竟受嫌疑捕獲。盛判事釋放之。菜園遂欲捕捉凶手。與抱同一目的之紫英等三人聯合。搜索凶漢。凶漢早知其意。以決鬪殺菜園。未及逃避。亦倣夫人之墜塔。至貞兒乃伯爵夫人之後嗣。此人生存於世。爵夫人之財產。難入凶漢之手。故凶漢必以計殺害貞兒也。

凶漢死後。盛判事辭職。蓋盛氏爲菜園至友。故渠見菜園被殺。已抱厭世之念。遂生辭職之心。辭職後。退居市梢別墅中。研究其向所愛好之建築學。將大有所著述。其妻銀珠。助其著作。邇來每日參觀市上著名之建築物。且多瀏覽中古之建築。前數日且有人見其偕夫人登臨細君塔也。

盛雄吾與他夫人著作建築學書籍。實在不可思議。世人都信以爲真。其實著書。全是託言。說雖如此說。實際上不過盛氏每日帶夫人銀珠登臨細君塔。給他看看菜園被殺之所。髣髴是說這是你使菜園被殺的所在。菜園爲你而死。你實把菜園殺害的。你沒有良心麼。你沒有眼淚麼。天天不住的責銀珠。銀珠受此痛責。比到裁判所去受審還苦。如此經過了三月。有一天。盛雄吾與銀珠正在細君塔的門口。只見那邊來一羣結婚的馬車。新娘是昔日看塔人之女蕊姑。新郎是誰呢。梅里呢。還是鴛村呢。梅里做著媒妁。新郎乃是外科醫士鴛

村。銀珠見了這光景。歎道。想不到曾經爲著我拋棄名譽的蕊姑。如此幸福呢。銀珠這一夜回去後。卽心臟破裂而死。這是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的事。今年已是一千九百十七年。鴛村早做著慈善醫院的院長。與蕊姑生了二男一女咧。

細君塔

細君塔終

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text, possibly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"細君塔" and a date "1911".

民國七年十一月三日發行

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轉角路

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 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 
營口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 
香港廣州汕頭梧州梧州梧州梧州梧州  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宣化新加坡

中華書局

(一七八七)

譯者 潤辭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

徐卓呆

董哲香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(細君塔)全一冊

\*\*\*定價銀四角\*\*\*

